

故事時間是十四集之後，嶄新成立的侍奉部受到了學妹委託，開始調查起流傳在總武高中的校園怪譚。然而，事情的走向卻逐漸詭異……？

總之小弟這次寫了個有關在那之後的侍奉部的故事，是歡樂勿偽本篇喔！從來沒寫過的那《和那》角色都出來了！all stars！

有些橋段如果看過短篇集或特典會比較懂，但就算沒看過應該也不會差太多，反正只要知道小町和一色現在是歡喜冤家（？）就好了。

大家看的開心就是我最大的快樂，也請不吝給予意見。

《比企谷八幡不語怪力亂神》

中國的至聖先師孔子在語錄中提到「子不語怪力亂神」。雖然長輩都告訴我們這句話的意思是不要隨便就相信以及道聽塗說有關鬼神的事，但是這句話其實有更深的含意——孔子不談論怪異、暴力、亂德和神鬼。為什麼不談論？因為不清楚、不知道或是不明白，更或是就算討論了也對現實沒有幫助，於是不去對鬼神的事多做辯駁。畢竟比起神鬼，艱難的、困苦的活在世界上的還是人類本身。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就是這個意思。

然而，孔子對鬼神就算不想討論，但絕對是抱持著尊敬的態度的。畢竟人家可是最崇敬禮法的孔老先生，光是禮記裡面有關祭祀的步驟就比組鋼彈模型還多了。所以若是我們後人硬要因為不語怪力亂神這句話就扣他一個無神論者的大帽子，對他八成是很不禮貌的。

進一步來說，孔子是儒家的起源。雖然我不是什麼儒學家，但也大概知道儒家講究的即是所謂的中庸之道。孔子先生曾經說過像是「說些有的沒的，之後的人大概會提到我，但老子才不這麼幹」之類的霸氣宣言。數千年後的現在，即使他確實沒有說些有的沒的，但他的話仍然被眾人詳細記錄了下來讓世界保存著。真不愧是天之木鐸，只要講的話夠有道理，就算不是什麼騙點閱的標題文大家還是會記起來，要好好和孔老師學習喔！

（註：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涂而廢，吾弗能

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總之——子不語怪力亂神這句話是有許多種解讀方式的，但那些就讓各位自己去查吧。雖然在網路上問問題時被嘲諷「暑假作業自己做啦 www」的話會讓人很生氣，但這畢竟只是可有可無的知識，就算不知道也不會被老師罵的，請大家放一百個心。

說了那麼多，無非是要講到鬼這件事。許多人都怕鬼，但是與其說是怕鬼，不如說是害怕「未知」。因為我們無法得知在沒有光的那處黑暗內存在著什麼，於是我們對其感到懼怕，對黑暗裡可能有的東西命名以消除恐懼——像是黑暗裡可能有鬼或是有怪物等等，這樣以來，便會有宣稱自己「不怕鬼」的人出現，並願意去探索黑暗。

然而——我們都知道黑暗內可怕的也許並不是鬼，而是其他我們更無力對抗，更束手無策的東西。但說到底，若是人們沒有命名眾人畏懼的未知並藉此產生勇氣的話，眾多的黑暗就沒有被法得以被探索了吧。因此人們對於未知的恐懼還是非常必要的，不只可以讓我們保有安全，更重要的是讓人類得以向前邁進。

鬼的確是很可怕，但我並不是特別怕鬼就是了。因為會害到自己的往往不是鬼，而是人嘛。你瞧瞧，工作是人塞給你還是鬼塞給你的？會在工作出紕漏後在你後面捅你一刀的是人還是鬼？和你說現在的年輕人真是草莓吃不了苦，想當年我們都怎樣怎樣——這種鬼話的是人還是鬼？沒有錯，全都是人。

最可怕的不是鬼，而是活著的人，特別是偏白痴的那些最恐怖了。難怪神社裡防小人的御守都賣的嚇嚇叫，想必各位都可以理解吧。

總之，說了那麼多有關鬼的話題，其實原因就是……。

「……校園怪譚？」

我就像珍奇百景的名○潤一樣（註），用充滿疑惑的語氣複誦了一遍眼前的人說過的話。

（註：指日本綜藝節目《珍奇百景鑑定團》的主持人名倉潤）

而眼前有著一頭黑色短髮的女學生肯定地點了點頭。

「是的，校園怪譚。」

「……。」

看來我是沒有聽錯。

今天我也一如以往地在下課時間後，待在侍奉部裡等待八成不會發生的社團活動。小町和一色像平常一樣在為了一些小事嚷嚷的不可開交，雪之下與由比濱則莫名其妙地下起了黑白棋（好像是小町帶來的）。

我一邊看著書，一邊喝著溫度剛剛好的紅茶。呼啊……和平真好，和平最棒。我願意與和平惡魔簽約，成為惡魔獵人（註）。

（註：指漫畫《鏈鋸人》）

就在我沉浸於安穩感中，正打算翻頁時，社團的大門傳來了敲門聲。

「……咦？」

在場的眾人於是停止了動作，小町和我對望了一眼，隨即用明亮開朗的聲音喊道：「請進請進！門沒有鎖喔！」

小町回應後，來訪者便應聲開了門。

「不好意思打擾了。」

進來的，是一個沒有看過的女學生。她留著黑色的短髮，嬌小的身形配上稚氣未脫的臉孔，看起來有點像國中生。

不過，她身上的確是穿著總武高中的制服。女學生環視了部室一眼，隨即用清澈的口吻開口說道：「這裡是侍奉部吧？我聽說這裡可以幫忙解決學生的煩惱。」

「是的喔是的喔，總之先請坐吧～」

沒想到，才剛讚頌著和平，工作馬上就來了……我有些哀怨地將書闔上。小町則是笑嘻嘻地起身並將摺疊椅搬到桌子旁邊，沒看過的女學生道謝後便坐了下來。

「請喝茶。」

「啊，謝謝。」

小町將茶倒進了紙杯並放在她面前，女學生點頭致意後，便認真地說道：「我想請侍奉部幫忙一件事。」

「……在那之前，請問妳是？」

雪之下出聲詢問，她將桌上的黑白棋推到了一旁，對方露出有些抱歉的表情。

「不好意思，忘記自我介紹了。」

她將手放在自己的胸前，平穩地開口：

「我是二年級的佐藤寧子，一色同學應該見過我。」

「嗯～咦？我？」

一色在佐藤進來之後就開始滑起了手機，她原本發出不在意地敷衍一聲，但很快地發現原來自己被點名了，驚訝地抬起頭看向佐藤。

「嗯～這麼說起來……嗯……好像有點印象？」

一色努力地歪著頭回想，最後總算拍了一下手，恍然大悟地說道：「啊！好像在學生會開會的時候有看過！」

「學生會開會的時候……可是她不是學生會的會員吧？」

「不是不是，是誰呀……唔，一時想不起來……。」

佐藤苦笑了起來，那表情讓人不禁想起我家老爸接到上司電話時明明暗幹在心裡卻又不得不陪笑的可憐模樣。真的好慘啊社畜……以後就算退一萬步去上班，我

也一定要在下班之後把手機關了。謳歌自由吧！人類！

「也難怪一色同學想不起來，我們社團實在太沒有存在感了……。」

她接著喝了一口茶，輕描淡寫地說道：「我是超自然研究社的社長。」

「啊！小町知道！就是社團宣傳的時候海報全部弄得黑漆漆的那個社團嘛！」

小町搶先說道，佐藤則露出了尷尬的表情。

「我就覺得那個海報沒什麼效果……咳咳，總之是沒錯。」

「超自然研究社……我是知道有這個社團啦。不過社團活動都在做什麼啊？」

由比濱好奇地發問。

「是不是都在研究像是那叫什麼……神祕櫻花（ミステリーサクラ misuteri sakura）？」

「不是吧？小町記得是足球先生（ミスターサッカー misuta saka）」

「……妳們是想說麥田圈（ミステリーサークル misuteri sakuru）嗎？」

雪之下很快地糾正了她，由比濱輕快地拍了一下手。

「啊啊啊！對！就是那個！」

「差不多、差不多啦！小町零 A 四 B（註 1）！」

「差的可遠了好嗎？」

完全不是四 B，怎麼看都是零零吧？有能天使的那個（註 2）。

（註 1：小町說的是猜數字的遊戲，可搜尋『1A1B』）

（註 2：指鋼彈 00）

佐藤沒有理會這群傻子，她輕快地回答道：「麥田圈的確很有名，不過也會研究一些別的。像是最近是在探討日本自己的民俗傳說，沒意外的話會出在下一期的社刊上。」

雪之下眨了眨眼，纖細的手指撫上了嘴唇。

「我了解了，所以妳是來委託和社刊有關的事嗎？」

「啊，不是的……不過也不能說完全無關就是了。」

佐藤搖了搖頭，她露出無奈的苦笑。

「……老實說，我們招不到新人啊……。」

「……呃。」

氣氛頓時有點僵硬，不，就算妳來這邊說這種事我們也無可奈何啊……如果想要社員的話，你們自己努力一點比較實在吧？要不我給個建議，不如就從等等回班上拍桌大喊「我對普通人沒興趣！」（註）開始如何？這麼說起來那部居然出了新的一集，簡直讓我不禁開始相信世界上真有外星人、未來人、超能力者或是首相作家呢。

（註：不解釋（笑））

「那……是要我們想辦法幫你們招人嗎？」

由比濱小心翼翼地問道，佐藤無力地搖了搖頭。

「不，再怎麼說這也是我們的問題。其實我們已經想到一個方法了……但希望有人可以幫忙。」

佐藤猶豫了一下，但還是緩緩地開口了。

「……希望可以請你們調查總武高中的校園怪談。」

「……校園怪談？」

「是的，校園怪談。」

就算我重複了一次，佐藤也只是肯定地點了點頭，看來我是沒有聽錯。

除了我的其他部員彼此對看了一眼，一色很快地和小町咬起了耳朵。

「喂喂，小米，侍奉部還有在接這種委託的？」

「小町怎麼會知道，小町在這只是新人喔。不如說我還想要問伊呂波學姊呢。」

兩人竊竊私語後，有志一同地一起無言地向我盯了過來。咦？現在是要甩鍋給我的意思嗎？八幡我也不是無所不知喔？就連剛好知道的事也不一定知道喔（註）？
（註：改自化物語的羽川翼之台詞『我不是無所不知，只是剛好知道而已』）

總之，為了知道更多事情，也只能繼續確認了。

我開口問道：「先不說什麼校園怪譚……為什麼要找我們？你們才是該調查這種事的社團吧。」

「的確沒錯……而且說實話，我們也很想自己來。」

佐藤有些苦悶地點了點頭。

「可是，撇開社團活動不談，我們想要用學校本身的怪談來當做宣傳。如果目的是這個的話……。」

「……原來如此。」

雪之下這時像是明白了，她若有所思地開口。

「所以，想要第三方來做這件事對吧。」

「……啊——。」

我們都發出恍然大悟的聲音。簡單來說，為了看起來不是自己業配自己，就得去找別人工商的意思是吧？這道理我也是略知一二，雖然我總是把廣告按略過就是

了。我可是很忙的，沒有那三十秒的時間看什麼業配啦。而且拜託你們這些廠商要知道，找一個平時根本不玩遊戲的網紅來宣傳手遊完全只是反效果好嗎？

總之，雖然這聽起來是很合理的手段，但要不要接下這個委託也是我們的自由，畢竟這不像是普通的業配，咱們可是不收錢的。既然不收錢，所以當然也不接受加班、非當班的業務聯絡還是超額的工作量之類的喔！

……咦？這麼說起來，回首過去，怎麼這些事從我加入侍奉部以來都少不了啊？寫成侍奉部，讀成黑心公司？

我瞥向身旁的前侍奉部部長，她的表情有些僵硬，我這才想起來這傢伙對妖怪之類的玩意不太擅長。

「……總之，不想的話就說吧。」

我用只有她聽的到的音量低聲說道，雪之下輕輕搖了搖頭。

「……不，現在的社長是小町。」

隨即，雪之下抬起頭看向小町，臉上漾起了溫和的微笑。

「妳的想法呢？小町。」

「嗚呃，有點突然，小町也沒什麼頭緒……。」

小町納悶地歪了歪頭，她向大家問道：「各位覺得呢？侍奉部應該接這個委託嗎？」

「先不論侍奉部該不該接，現在的社長是妳，所以妳決定就可以了。」

「是呢～不用顧慮我們也沒關係喔。不過如果要做，我們一定會盡力幫忙啦。」

雪之下和由比濱很快地回應，小町感動地作勢抹了抹鼻子。

「嗚、嗚……！小町、好、想哭、難道、這就是、人心……？」

「怎麼突然演起機器人了……。」

「小米比起演錫樵夫，更適合當稻草人吧？」

「才不是！小町是有腦的！才不需要為了找腦袋踏上旅途呢！」（註）
（三人講的是知名童話《綠野仙蹤》）

小町氣呼呼地大聲嚷嚷後，她轉頭看向了佐藤。

「不過啊，佐藤學姊……說要調查，具體上希望我們做什麼？」

佐藤似乎早料到我們會這樣說一般，她很快地從書包中抽出一本雜誌並放在桌上。

「要我說的話可能會太久，所以我帶了範本來。」

「這啥……『怪談誌』？」

我皺起眉，這本雜誌的封面上印有像是靈異相片的東西，配上聳動的標題還有字體，看起來就不是什麼正經玩意。

佐藤正經地點了點頭，她翻開雜誌並說道：「雖然許多內容還有待確認，不過這其中有一篇……啊，就是這個。這一篇寫的就很好。」

她翻到其中一頁，並把雜誌推到桌子中間。

「這一篇的作者很用心，她去當地實際考察了一些流傳已久的傳說。不僅放上了與當地人的訪談，還附上了一些相關的歷史淵源。」

雪之下原本不太想看，但似乎還是被勾起了興趣。她猶豫了一會才戰戰兢兢地把雜誌拿到眼前翻閱。

「這麼說起來，雪乃學姊會怕嗎？這種東西。」

一色看著雪之下緊張的模樣，她一臉無所謂地開口問道。雪之下沉默了幾秒後才低聲回應。

「……是不怎麼喜歡。」

「我也完全不行，我從小就完全不敢看鬼片，連鬼故事都得摀著耳朵聽……。」

由比濱也露出了不好意思的笑容，小町稱許地點了點頭。

「小町能了解呢，花樣年華的女生對鬼或是妖怪那種東西都沒輒嘛。」

「咦，小米也怕鬼？」

「一般般程度吧，小町敢看鬼片也敢聽鬼故事。但如果是很可怕的那種她也會怕。」

「唔……哥哥為什麼要幫小町回答。不過沒錯就是了。」

小町有些不滿地嘟起嘴，一色這時笑咪咪地拍了拍她的肩膀。

「這樣不行喔小米，女孩子最忌諱就是不上不下的設定了。不然這樣吧？從今以後小米就是完全不怕鬼的那種女生了，保證聯誼的時候很有話題性喔。」

「小町才不要為了那種事改變設定，話說伊呂波學姊才該把那糟糕個性的設定改一改啦。」

「什麼設定？我原本就……咦？小米，妳是不是打算讓我說『我個性原本就是這麼糟糕』這種話？」

「唔，伊呂波學姊雖然個性原本就是那麼糟糕，但頭腦不該靈光的時候卻很靈光。小町很佩服喔！」

「很好我受不了了小米我們今天就來一決勝負」

就當一色和小町再度和樂融融地扭打在一起時，雪之下喃喃地說道：「……原來如此。」

「啊，什麼？」

「真的挺有趣的呢，這一篇文章。」

雪之下將雜誌往我這邊推了過來，纖細的身軀也跟著往我的方向傾斜。

熟悉又陌生的洗髮精香味跟著飄了上來，我不禁稍微挺起背以躲避這股香氣。

雪之下倒是完全沒有察覺到我的緊張，她雙眼發亮，指著雜誌上的文字說道：「你看看吧，標題不特別聳動，文筆也很客觀。因為傳說的內容本身就很令人好奇，所以也不需要特別大書特書，而且下面還有……。」

「……我看看。喔，還有參考文獻啊。」

「是呢，看來還去了當地的圖書館或是文物館。」

「原來如此，這種的妳就不會怕吧。」

「……我、我本來就沒有特別怕。」

雪之下楞了一下，隨即有些不滿地小聲嘟囔。是嗎？不特別怕，只是普通的怕是吧？

我的視線跟著雪之下的手指開始瀏覽起這篇文章。的確是一篇引人入勝的介紹文，所以才拿這篇來給我們當範本嗎？這種的確實很通俗，比起一些五花八門卻華而不實的內容農場好多了。

「……話說起來小米，妳不覺得開始熱起來了嗎？」

然而不知為何，一色卻一臉厭煩地用手搨起了風。小町則是笑咪咪地回應。

「是有一點，不過這樣也不錯啊——」

「會嗎？我沒什麼感覺……。」

佐藤有些莫名其妙，由比濱則苦笑著說道：「沒事、沒事啦，不用理她們——」

「……總之，佐藤同學是希望可以做成這種報導嗎？」

雪之下抬起頭問道，佐藤連忙揮了揮手。

「不，再怎麼樣也不會麻煩各位做到這種程度的……參考資料之類的我們都有，文章的撰寫也會由我們負責。只是希望實際考察的部份可以由各位幫忙。」

「實際考察……意思是……。」

「是的，就是去一趟那些怪談發生的時間和地點勘查。」

「……。」

我瞥了一眼在場的社員和非社員。雪之下和由比濱一臉僵硬，小町看起來有點害怕卻難掩興奮。至於一色則是滑起了手機並咯咯發笑，嗚哇，這個 SNS 廢人……。

「聽起來……很有冒險感！好！這份委託，小町接受了！」

和我預想的一樣，小町終究兩眼發光地大聲宣告。

「……比企谷同學。」

雪之下馬上用求救的眼神朝我看來。好吧好吧，真沒辦法，就讓八幡我上場救援吧，我可是在牛棚熱身了一輩子的那種人喔！

「就算妳接受了，怪談發生的時候都是晚上吧？我們晚上又不能進來學校。」

「……是、是呢！除非我們在白天調查。」

由比濱連忙補上，然而坐在一旁的一色卻馬上說道：「嗯？不會啊，晚上可以進來呀。」

「……咦？」

一色百般聊賴地用著手機並開口了。

「這種小事，隨便蓋個章就行了吧？輕輕鬆鬆啦。」

糟糕！忘記這裡有一個學生會長了！敵人就在本能寺！

雪之下和由比濱再度僵住了，我則是考慮著下一個藉口並按住額頭思考著。

不過，小町大概也知道其他學姊的難處。她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頭，用可愛的語氣說道：「沒關係啦，畢竟是小町答應的……就算只有小町自己一個人調查也沒有關係，學姊們不用在意小町。」

「嗯～？是說我的確不在意啦。」

「啊，伊呂波學姊不算。」

「為什麼這時就把我排除在學姊以外……。」

一色不甘心沈下臉。嗚哇……不愧是我家的妹妹，翻臉簡直比翻書還快。

然而，雪之下和由比濱不可能依言置之不理。雪之下表情僵硬地搖了搖頭。

「……不，既然能夠取得許可，那我也可以……。」

「是、是呢，許可是很重要的嘛！人家也加入！」

由比濱也跟著勉強回應，妳們這樣沒問題嗎？

「哇！謝謝學姊，我就知道學姊們最好了！」

小町從椅子上站了起來，朝著由比濱的懷裡飛撲而去。由比濱苦笑著撫摸小町的頭，那副模樣十分溫馨。沒有錯，如果能忽視她刻意賣弄小聰明的行為，我家小町簡直要說有多可愛就有多可愛。

在小町跑過來轉而撲向雪之下貧乏的胸口時，佐藤開心地說道：「那就拜託各位了！需要的資料我會再拿過來。」

「啊……對了，期限是？」

不管什麼事，期限都很重要。儘管在期限快到的時候會希望期限這種玩意都全給

我爆炸就是了。期限！我恨你！

「因為撰寫文章也需要時間……所以希望能這個禮拜之內。」

「那就還有三天了。」

雪之下一邊撫摸著坐在她腿上的小叮的頭一邊說道：「學生會批准也要時間。今天不算的話……明天和後天，大家哪一天比較有空？」

「我都可以。」

「小叮也和哥哥一樣喔！都可以！」

「我想想……明天晚上和媽媽約好要學做甜點，所以後天比較好。」

「那就後天晚上吧，剛好也是週末。」

雪之下於是下了結論，一色這時不滿地舉起右手在空中揮舞。

「咦？我呢？怎麼沒有問我？」

「不，妳不是侍奉部的吧……。」

「人家是批准人耶！也可以作為監督者一起參加吧？」

「也不是不行……不過妳想來嗎？」

還以為她對這種事沒興趣……我用眼神向一色如此確認。一色與我交換了視線，她偏過頭，露出有些危險的笑容。

「平常的話是沒有興趣……不過凡事總有例外嘛？學長應該也很清楚吧？」

學長也清楚例外是什麼……對吧？一色無言地用甜蜜的眼神朝我如此訴說，那實在是有點嚇人，我不由得連忙撇開視線。有人曾要她的兒子記住越漂亮的女人越會騙人（註）。儘管這不是定律，但深知眼前就有一個範例的我還是頓時感到如履薄冰。

（註：倚天屠龍記，沒錯啦作者就是老了啦）

「咦？伊呂波學姊也要參加嗎？」

「沒錯，而且我可不管小米會不會反對喔。」

「小町不反對呀，小町也喜歡伊呂波學姊嘛。」

小町從雪之下的膝蓋上跳了起來，笑咪咪地走到一色身旁。一色在小町張開手想抱她的瞬間按住小町的額頭並向後推。哇，姑娘好俊的功夫……。

「……小米，說實話呢？」

「……小町也想拿伊呂波學姊嚇到的樣子當做茶餘飯後的笑料。」

「嗚——哇——我就知道——這個人沒救了，你們家的人都沒救了。」

「喂，別那麼順其自然地連我一起罵可以嗎？」

一人做事一人當，小町做事小町噓，ok 吧？咦，話說怎麼好像怪怪的？算了不管了，鐵定只是錯覺。

於是，時間很快到了後天。

在這天的放學後，我們都各自先回家了一趟，並在接近八點時回到了校門口集合。

由於姑且還算是社團活動的一部分，所以眾人都還穿著制服。只有小町多戴上了一頂不知道從哪裡變出來的獵鹿帽，外頭還披上了一件淺棕色的長大衣（註）。

（註：就是福爾摩斯的裝扮）

「……那行頭哪來的？」

「不錯吧？很有探險的感覺吧？」

小町得意地在我們面前展示般地轉了一圈，嗚哇，好可愛、這個生物好可愛！

「……不，那個是偵探穿的吧？偵探的工作又不是冒險來著。而且別轉移話題，那是哪來的？」

「是秘密☆」

小町只給了我一個燦爛的笑容，因為很可愛所以我也不打算追問下去了。給我記住啊小町，哥哥我可不是每次都那麼好矇混的喔，下……下次一定問到底！

「我回來了～抱歉讓你們久等了嗚哇小米妳那什麼打扮。」

這時，去校門口向警衛出示社團活動證明的一色回來了，她立刻對小町的樣子皺起了眉。雪之下沉靜地說道：「辛苦了，警衛說了什麼？」

「就那些話嘛，要我們一定要注意安全什麼的，還給了我警衛室的聯絡電話。」

「是嗎？預防萬一，大家還是記下來吧。」

在我們將電話輸入手機後，小町便興致高昂地說道：「那麼！開始囉～侍奉部的心兒☆蹦蹦跳☆危機四伏☆又充滿意外的～☆學校怪談考察！」

「這什麼詭異的活動……。」聽起來超姆咪的，我覺得不行。

「……終究都只是謠傳而已，不會有什麼意外的。」

才剛說完，雪之下便沉默了幾秒，隨即用有些不安的眼神朝上看著我。

「……對、對吧？比企谷同學……？」

「……不知道，但我記得大多數恐怖電影的開頭都會出現妳剛才那句台詞。」

「——！」

聽到這句話，雪之下頓時瞪大了眼，她淚眼盈眶地瞪向我，並且不滿地拍了一下我的手臂。

「……這種時候，希望你能多少說點安慰人的話。」

「咦、呃……不然這樣說好了。妳想想，到現在害過妳的都是人吧？所以得證，人比鬼恐怖多了，也就是說鬼根本沒什麼好怕的，結案。」

「嗚哇……絲毫沒有安慰人的感覺……。」

「哥哥，真的該去上滿一百二十小時的女人心課程……。」

一色和小町在一旁毫不留情地批評。咦？我覺得我說的挺有道理的啊？不然還要怎麼說？

「沒、沒問題！我……我會保護小雪乃的！」

由比濱這時正氣凜然地挺胸宣告，一色則看向由比濱的後面並緩緩地說道：「……話說，結衣學姊，妳後面那是什麼？」

「嗚噫！」

由比濱立刻抱住了雪之下的手臂，她戰戰兢兢地看向身後。

「……嗯？沒有東西啊？」

「正解！結衣姐姐後面的那個東西——叫做校門！」

小町用像是綜藝節目旁白的語氣笑盈盈地公布答案，由比濱楞了楞，怨恨地瞪向一色。

「……伊呂波？」

「唉呀，對不起啦結衣學姊。但我就覺得這樣的結衣學姊也好可愛嘛，忍不住就想嚇嚇妳呢。」

一色用感受不到歉意的語氣說道，並笑嘻嘻地抱上由比濱的手臂。頓時成為了三個人勾搭在一塊的溫馨畫面。唔嗯，關係好是好事喔！

「真是的……拿妳沒辦法。」

由比濱露出無可奈何的表情，被她抱住的雪之下則開口問道：「一色同學……雖然現在才問有點奇怪，但妳不會怕嗎？」

「嗯——多少還是會吧。」

一色想了一下後繼續回答。

「不過，不是只有我一個人，所以也不是很怕啦。」

接著，她眯細了眼輕聲說道：「而且……只要侍奉部的各位都在，不知道為什麼，就會覺得自己好像什麼都做的到呢。」

「……是嗎。」

「嘿嘿～。」

雪之下和由比濱都露出了微笑，我則是感到有些難為情並撇過了頭。小町感動地喊著「伊呂波學姊！果然還是讓小町喊妳一聲姐姐吧！」一邊朝一色抱了過去，一色於是隨口說著「對不起果然做不到的事還是做不到」同時將小町推開。

「總之……那就開始吧，要從哪裡開始來著？」

感人的場景過後，還是必須面對現實。我向昨天拿到資料的小町問道，小町於是拿出了手機並研究了起來。

「嗯——嗯——喔～原來如此，嗯……～」

「怎樣？有什麼結論？」

「結論是……小町雖然看的懂地點，但對於這些地點在哪沒什麼概念呢。」

「那妳在那邊嗯嗯喔喔個什麼勁啊……。」

雪之下這時淡淡地開口了。

「資料我已經看過了。先從第一校舍開始會比較順。」

「那就走吧。」

我們於是進入了學校。晚上的校舍與人來人往的白天完全不同，除了有少許燈光的地方以外都一片漆黑，蕭瑟的風時而吹過，有些肅殺的氣氛不禁使人有點緊張。由比濱不由得緊緊抓住了雪之下的袖子。

「……話說，第一校舍要查什麼？」

為了緩和氣氛，我開口問道。雪之下很快地回答了。

「第一校舍有兩個傳言……一個是五樓的女廁在晚上會聽見微弱的女性的呻吟聲，另一個則是在三樓通往教學樓的走廊上行走時，如果數到第十三步就停下來，便會聽到有人在身後呼喚自己的名字。」

「……怎麼說，感覺都很老套啊。」

「嗯，校園怪談都差不多是這樣吧？」

我和小町分別發表了感想，由比濱則畏縮地問道：「……呼、呼喊名字然後呢？」

「……資料上寫，如果回應的話，就會被帶到另一個世界。」

「咦？哪個世界？得○尼世界？」

「也許是海洋世界？鴨川那個。」

「喔，那也可以！小町覺得虎鯨很帥氣。」

「……這對兄妹，好沒有緊張感。」

「哈哈……真的呢，感覺自己那麼緊張簡直像笨蛋一樣。」

一色嘆了口氣，由比濱則噗哧一聲地笑了。不，我是沒有什麼說笑話的打算來著……不過，能讓由比濱不那麼緊張也算好事一件。

那麼，雪之下呢？我看向雪之下，發現她的肩膀不斷抖動，端正的五官也有些顫抖。仔細聽的話，可以聽到她好像在碎碎念什麼……。

「……鴨、鴨川那個海洋世界……。」

「……。」

在雪之下察覺到我的視線後，終於忍不住笑了出來。

「呵呵……你為什麼可以扯到鴨川海洋世界啊？也太莫名其妙了吧……呵呵……哈哈哈！」

「……呃，哥哥。你好像命中雪乃姐姐的笑點囉。」

「真假，這傢伙的笑點也太奇怪了……。」

雖然這傢伙本來就有一點奇怪就是了。話說，我真的原本沒打算要說笑話的啊……算了，雪之下能開心一點也不是什麼壞事，大概吧。

不過，我確實很少看到雪之下放聲大笑的樣子。我不禁稍微多看了一眼，可惜她已經停止了笑聲，正在用指背將眼角的淚抹掉。天啊，這位小姐居然笑到連眼淚都流出來了……。

雪之下注意到我的視線，她歪著頭，露出「有什麼事呢？」的表情。而我搔了搔臉頰。

「不，那啥……就覺得妳笑成這樣真難得啊。」

「……啊。」

雪之下有些害臊地撇過了頭，她小聲地說道：「……的確是有一陣子沒有這樣笑了。」

「……嘛，嗯、那樣笑還是不錯的，感覺不壞，嗯。」

我思考了一下，最終能表達出來的卻還是十分貧乏。雪之下保持著沉默，快步跟著一色及由比濱走到鞋櫃前。然而從後方仍然可以隱約窺見雪之下從髮際露出的小巧又泛紅的耳朵。嗚哇……這傢伙也太可愛了吧，可愛成這副德性，簡直讓人小鹿亂撞到快把牆壁撞破了……。

進入校舍後，我們首先來到了位於三樓的第一校舍與教學樓的連通走廊。

「這裡是那啥，走到十三步再停下來？」

我看著在黑暗中深不見底的走廊並轉頭問道：「從哪裡開始算？」

「哪裡開始都可以吧？」

一色一臉無趣地回應。雪之下看了看資料，沉吟著說道：「上面沒有特別寫……不過，這種傳聞本來就大多描述的很曖昧。」

「小町昨天拿到資料以後有稍微看一下那些故事喔。」

小町這時插嘴了，她低下頭，用刻意陰沈的聲音開口了。

「……很久以前……在這所高中有一對情侶。他們原本感情很好，但是最後男方卻出軌了。女方非常傷心，她在某天的放學後約男方來這裡，他們大吵了一架後，男方轉頭就走了。就在他走了十三步的時候……女生就從窗戶跳下去自殺了！」

小町說完後，她壓低了頭上的獵鹿帽，陰森森地繼續說道：「從此以後……只要在晚上走過這裡，如果在第十三步的時候停下，就會隱約聽到後面傳來呼喚自己名字的聲音。而因為那呼喚而轉頭的人……。」

由比濱緊張地吞了吞口水，不過小町很快掛回了可愛的笑臉。

「就只說會被帶到另一個世界而已啦～實際上發生了什麼事，就沒特別講了。」

「……花、花心不好啦，真的。」

由比濱思考了幾秒後才怯弱地發表意見，雪之下點了點頭，不知為何含著笑意說道：「是呢，而且為了對方的錯而死也很奇怪，是我的話……一定會用別的方式。」

「……像是？」

「唉呀，你想知道嗎？」

「不、不用了，當我沒問。」

雪之下露出的笑容雖然十分清澈，但我總覺得有股寒意從背後一路竄到了頭頂。好可怕好可怕，搞什麼，我們之中有人比校園怪談還恐怖耶！

「總之，趕快試試看吧～」

一色似乎有點不耐煩了，她笑咪咪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那麼學長，交給你囉。」

「果然是我啊……。」

算了，反正在答應這個委託之後我本來就有心理準備了……我抓了抓頭，走到了連通走廊上。

「哥哥，加油～。」

「小、小企！等等如果有人叫你，千萬不要回頭喔！」

「比企谷同學，沒問題嗎？你知道怎麼數數字嗎？數到十三就好了，從一開始數的話——」

「我知道啦，我的數學沒有爛到不會數數好嗎？」

我還知道十三不是質數喔？不要瞧不起人！

總之，我邁開了步伐。

其他人跟著安靜了下來，寧靜的走廊上只剩下我的腳步聲。

一、二、三、四……。

……啪。

……咦？

五、六……。

……啪。

……怎麼……好像……。

多了一個……腳步聲？

「小町？妳要去哪？」

「啊，小町想去找一下廁所在哪。」

「搞半天是妳啊！不要這個時候走路啦！」

我噴了一聲，繼續數起自己的腳步。咦，剛才數到哪了？六？

「七、八、九……。」

「小町，找到廁所了嗎？記得家政教室的隔壁有一間。」

「啊，有喔！不過為什麼那間家政教室好像有人？」

「咦？這個時間不會有人吧？」

十、十一、十二……

「我那邊也沒有接到其他社團的留校申請的說嗚哇！！！」

「啊——！」

「由、由比濱同學呀啊！」

「哇啊啊啊啊！」

……十三……是怎樣，為什麼突然傳來那些傢伙的慘叫聲？而且好像還有摔倒的聲音，在我擔心受怕地數數的時候，這些人在搞什麼鬼啊？

就當我準備轉頭時，從她們的位置又傳出了一個新的人聲。

「比企谷……？」

……欸？

咦？啥，怎麼真的好像有人在叫我？不對，那聲音只是叫了比企谷，搞不好叫的不是我而是小町？不管怎麼說這時叫我也太那個了，該不會是真的吧，那不管怎麼想都是普普通通的鬼故事？所以如果我現在回頭的話，就會被帶到另一個世界了？唉唷討厭好可怕。

不管怎樣，如果不回頭的話，就根本不會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於是我吞了吞口水，小心翼翼地回頭。

「……啥。」

只見雪之下和由比濱跌坐在地，由比濱整個人壓在了雪之下身上，從下方可以窺見兩人白皙的雙腿，由比濱似乎有點頭暈眼花，而雪之下則是不知所措地微紅著臉，削瘦的肩膀不停抖動著想要掙脫。小町和一色也跌在了一起，小町的臉埋進了一色的胸前，一色於是一臉不耐地想把小町推開。

……。

嗚哇……也太刺激，這難道就是傳說中的百合營業？說起來，不管是雪結還是伊町都挺不錯的耶！糟了，有種打開新大門的感覺，彷彿進了一個嶄新的世界。這就是我要的！貼、都貼，給我貼爆！

（註：貼貼，原義指日語てえてえ的空耳。該詞是日語尊いの簡寫，中文是尊貴的意思。網絡用語中指兩人之間關係和互動十分親密，包括愛情、親情、友情等）

就當我打算去辦一張卡打個紅 SC 並準備當一個合格的侍奉部 DD 時，有個青過頭又藍到不行的頭髮晃進了我的視線。

「……比、比企谷？你也在啊？」

果然，那頂著一頭簡直可以替國家隊（註）代言的藍髮女學生，就是我們熟悉的川……川端？川越？川……。

（註：指日本足球代表隊，球衣是藍色的）

「沙希沙希？妳怎麼在這？」

「不、不要這樣叫我！」

川崎馬上紅著臉大叫，哇……這個人還是一如往常的可怕……。

侍奉部加一的女性們這時整理著衣服爬了起來，小町埋怨道：「呼啊，原來是沙希姊姊。嚇我一跳……。」

「所以說，川崎學姊怎麼在這裡？我記得妳沒有申請夜間留校吧～」

一色拍了拍裙上的灰塵並問道，川崎支支吾吾地左顧右盼，隨即才有些害臊地嘟囔道：「……回來拿東西。」

「在家政科教室？拿什麼？」

「……關妳什麼事？」

川崎凶惡地瞪向一色，一色不滿地回嘴。

「怎麼會不關我的事，人家好歹也是學生會長耶？」

「唔、呃……。」

聽到一色難得的正論，川崎頓時狼狽地縮起身體。此時由比濱拍了一下手說道：「啊！今天家政課要自己從家裡帶一樣調味料，小沙希是不是忘記帶回家了？」

「……對、對啦。」

川崎低下頭迴避我們的視線。奇怪，這有必要不好意思嗎？不過由比濱這麼一說，我才想起來的確有這回事。我是隨便帶了玫瑰海鹽來敷衍過去，不知道川崎帶的是什麼就是了。

「那我就先走了……。」

正當川崎轉頭想要離開時，有個東西從她的書包裡露出來了。那玩意不管怎麼看都是……。

「喔，原來妳是帶納豆啊。」

「——！！」

川崎馬上脹紅了臉，她接著惱怒地說道：「怎、怎樣！納豆又怎樣了！我家就是喜歡吃納豆，有什麼不行嗎！？」

「咦？沒什麼不好啊……。」

「我媽媽也喜歡納豆呢！她說拌飯很好吃，但我還是不怎麼喜歡。」

「啊～我懂我懂，我爸他每天早餐也會吃，只是我真的討厭那個味道。」

由比濱和一色說完後，眾人沉默了一陣。小町才若有所思地說道：「……這麼說起來，納豆是老一輩的人才吃的吧？」

「我就知道妳們會這麼說！」

川崎大喊後便淚眼盈眶地低著頭跑走了。嗚哇，小町……妳怎麼就這樣說出來了

啊……而且其實也不一定啦，我倒也還算是喜歡納豆的喔？

「……呃，小町是不是做了壞事？」

一陣尷尬後，小町小心翼翼地問道。由比濱表情僵硬地搖了搖頭。

「還是先別管她吧……對了，小企！結果怎樣？」

「除了的確有種踏入新世界的感覺以外，什麼都沒發生。」

「……不懂你的意思。」

雪之下困惑地皺起眉，一色用懶洋洋的聲音說道：「總之果然只是怪譚而已嘛～畢竟什麼事也沒有啊。」

「唔，這種既安心又有點遺憾的感覺真是複雜……。」

小町惱人地呻吟了起來。喂喂喂，這傢伙該不會因為哥哥我沒出事而感到有那麼點可惜吧？不管我被拉進哪個世界，小町妳都會是我永遠的妹妹喔？

「不過，還好沒事呢！對吧，小雪乃？」

「……我本來就認為不會有事的。畢竟怪譚這種事大多是傳聞和道聽塗說，實際上存在的機率本來就很低。」

雪之下語氣有些僵硬地說完後，她打開手機。

「那麼，就去下一個地點吧。」

「好，五樓的女廁？這次我總不能進去了吧。」

「是呢，你就在外面等吧。」

我們於是踏上樓梯，來到了五樓的廁所外面。

這裡的傳聞是在晚上時會聽到女性的呻吟聲，不過說實在這個傳聞就算是真的，對我來說也一點影響都沒有。畢竟我平時也不會在晚上的時候跑進女廁……這麼說好像有點怪，彷彿白天就不好說似的。總之不管白天還是晚上都和我沒關係就是了。

小町輕快地說著「那麼打擾囉～」並踏入女廁，一色也跟著走了進去。雪之下和由比濱對看了一眼，雖然表情有點猶豫，但最終還是一起進去了。

而我因為沒事做，就決定待在門口發呆。原本是也有打算聽一下裡面的動靜，但待在女廁門口還留意著裡面的聲音實在聽起來不太妥當，所以我果斷放棄。雖然寫成八幡，但讀成紳士喔！至於比企谷則是可讀成千葉。沒錯，千葉的紳士正是在下我，承讓承讓。

不過，就算我在發呆，也能聽見裡面的交談聲。

「怎樣，小米，有聽到什麼呻吟聲嗎？」

「沒有耶，倒是有某種……神奇的……感覺？」

「喔？什麼感覺？」

「彷彿……有個性格差勁又喜歡避重就輕的女孩子在附近！」

「喔——那可還真是具體……話說妳絕對在說我吧很好我們現在就來一決勝負」

「喔哇！伊呂波學姊，這、這裡不行！這裡是尿尿的地方呀！」

「妳們在馬桶上纏鬥什麼呢……。」

小町和一色打開的聲音傳了出來，隨之而來的是雪之下的嘆息還有由比濱的苦笑聲，受不了，那兩個傢伙在搞什麼啊……。

不過，沒過幾秒，裡面的打開聲就停下來了。

雖然聽不清楚裡面發生了什麼，但貌似有人開始用氣音在說話。

「……？」

奇怪，剛才還打的那麼開心，怎麼一下就安靜了？

我不禁有點擔心，開始猶豫要不要稍微往裡面探頭。

就在我舉棋不定時，女廁內便傳出了一色還有小町的慘叫聲。

「呀啊啊啊啊！」

「小町！怎麼了！？！」

妹妹有難，紳士也發飆！我立刻將什麼迷惑防止條例第五條（註 1）扔到腦後並衝進了女廁。法律給我見鬼去吧！只要是小町，我連牢也坐給你看（註 2）！

（註 1：日本的一系列條例，旨在透過防止對公眾造成顯著妨擾的暴力性不良行為等，維護居民平穩生活。）

（註 2：改自《空之境界》的名言『只要是活的東西，就算是神也殺給你看。』）

頂著如此的覺悟而衝進女廁的我，看到的是——

「……啥。」

——自己的妹妹及現任的學生會長全身濕透的樣子。

只見小町和一色癱坐在地上，前者的制服溼淋淋地滴著水，後者更慘，連制服外套都整件濕了。

雪之下和由比濱的表情也有些驚訝，她們看到我衝進女廁後並沒有生氣，反而指向了裡面的廁所，我才發現地板上正流淌出大量的水。

「那間的水龍頭，突然斷掉了……。」

由比濱傻眼地說道，而一色坐在地上哀號著抱怨。

「啊——氣死人！這爛學校是怎麼施工的啊！我要申訴、申訴！」

「不，話說妳就是負責處理這種申訴的人來著……。」

在一片亂象中，小町冷靜地開口了。

「唔，好險沒怎麼噴到小町的外套，這件很難洗的說。」

「重點是這個嗎？」

我將小町扶起，接著也向一色伸出了手。

一色愣了愣，隨即露出慌張的神情。開始坐在地上胡亂地揮手。

「咦搞什麼這是想趁人之危嗎用這種方法就以為可以泡的到女生嗎雖然也不是說不行但這招對我可是沒效的請學長重新考慮過後再來一次吧對不起抱歉！」

「別鬧了，快點起來。」

因為覺得很麻煩，我不耐地說道。一色遲疑一會後才握住我的手。她站起來後拍了拍衣服，小聲地嘟囔道：

「……所以說，學長就是這點很糟糕。」

「啊——小町懂呢，完全可以懂。」

「為什麼我要被罵……。」

我明明沒做任何壞事吧……咦，等等，難道是因為闖入女廁？這、這能算的嗎？剛才那個算是緊急危害吧？稍微犯點小法應該還在允許範圍吧？

我求救地看向雪之下，她按著額頭嘆了口氣。

「……總之，先出去吧。那個看來也不是我們能解決的問題。」

離開女廁後，一色打了剛才拿到的警衛室的電話，通知警衛這間女廁的設施壞了。

而在這期間，我聽了她們的描述並做出結論。

「呃——所以說，妳們聽到奇怪的聲音，結果是從牆壁裡傳出來的。仔細聽一聽好像是水聲，轉開牆上的水龍頭後，水龍頭就突然斷掉了？」

雪之下點了點頭，輕描淡寫地說道：「就是這樣。」

「所以，什麼呻吟聲，該不會只是水管之類的玩意壞掉的聲音吧……。」

我無力地開口，雪之下思考了幾秒後才回答：

「滿有可能的，而且如果白天和晚上的供水管線不一樣的話，晚上才會發出聲音也就說的通了。」

由比濱苦笑著搔了搔臉頰，隨即像是回想起一般露出了不寒而慄的表情。

「……不過，那個聲音，沒仔細聽的話真的有點像呻吟聲呢。」

小町也頗有同感地拼命點頭。

「就是說啊！牆壁裡傳出『嘶嘶——嗚……嗚……』的聲音，真的怪可怕的。」

「早知道就讓小米自己去聽了，為什麼我要先走到水龍頭前面……。」

一色已經掛上電話了，她不甘地碎碎念。而我瞥了她一眼，一色抱著濕透的身軀，在初春的夜晚中打著哆嗦。唔……小町的制服也濕了，這樣下去她們都有機會著涼，這可不妙。

「……話說，現在怎麼辦？不換衣服的話會感冒喔。」

「小町是有體育服放在教室啦，伊呂波學姊呢？」

「我沒有……嗚哇，糟透了。」

「我也帶回家了，沒辦法借給伊呂波……小雪乃呢？」

「我的也放在家呢。」

雪之下搖了搖頭。話說其實我的體育服也放在學校來著。不愧是兄妹，就連懶得帶回家這點也如此相似。不過不要誤會喔！我可是有好好地洗過才帶到學校的，只是怕忘記才一洗完就帶到學校罷了。留下原味體育服在教室這種事，男高中生做起來也一點都不可愛。

可是這時如果說什麼「唉呀那我的體育服借妳好了」也不太對，畢竟對方可是一色，鐵定會拒絕我。而且一開始就拒絕還算好了，要是穿上以後才一臉嫌惡地說「有奇怪的臭味，我不穿了」才脫掉還我，那才真的令人心靈受創，所以我才不幹。

「……——喂，學長——」

「……。」

「學長！」

「嗚哇！咦、呃，啥，叫我？」

我黯淡地回首著在國中的體育課後，被女生嫌臭而用僅存不多的零用錢買了止臭劑的悲慘回憶並唏噓不已時，才發現一色叫了我好幾遍。

我連忙回應，一色不滿地嘟起了嘴。

「發什麼呆呀——我是說，快點借我啦。」

「呃，借？借啥？」

「當然是外套呀，還會是什麼？」

仔細一看，一色已經將身上濕透的外套脫下了。她顫抖著身軀，櫻紅色的嘴唇也跟著打顫。

「……有這麼冷嗎？」

「女孩子都特別怕冷啦，這還用說？」

真的假的……不過我家小町的確也曾在冷到爆的冬天跑出去大喊「下雪了！是小雪花呢！和持續不幸的哥哥很相配（註）！」然後幾天後漂亮地感冒。呃，這樣算怕冷嗎？

（註：指日文演歌《細雪》的歌詞「與持續不幸的女人很相配（不幸つづきの 女に似合う）」）

「借妳是可以，但妳可別……。」

「不會啦不會啦，學長的衣服，我不討厭喔？」

一色在我講完之前就打斷了我，我於是無言地將外套脫下並遞給她。

她手腳俐落地穿上我的制服外套，接著露出了不懷好意的笑容。

「怎麼樣，心動了嗎？小鹿亂撞了？這樣我就扳回一城了喔，學長！」

「才沒有……。」

先把我的確害臊到不敢看她這事實放到一邊，這傢伙最近越來越油嘴滑舌了，真受不了，到底是和誰學的？

當我轉過頭，才發現其他三人正盯著我們看。

「……呃，怎樣？」

「哥哥真的是……有夠好騙的。」

「哈哈……小企真的對伊呂波很好呢。」

小町用受不了的語氣嘆息著說道，由比濱也苦笑著摸了摸自己頭上的糰子。

至於雪之下——

「……我可不會這樣就感冒。」

在過了好幾秒後，才賭氣似地如此開口後便撇過了頭。不對吧，妳怎麼看都是在我們之中最容易倒下的那個吧？如果說我們是要討伐魔王的小隊，八成有一半的回復道具都會用在妳身上喔？

「話說，現在怎麼辦？總不能繼續濕著衣服吧。」

「啊！我有個認識的人是縫紉部的，我問一下有沒有衣服可以借她穿好了。」

「小町也要！一年級的教室好遠，小町不想跑那麼遠去拿體育服。」

聽到由比濱的提議後，小町也舉手加一。唔，還好由比濱的朋友很多。俗話說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我的場合就只能靠自己走回家再靠父母了，東靠西靠，還是靠自己找爸媽最好！

不久後，由比濱表示借到了。於是我們離開五樓，在由比濱去朋友座位的抽屜內拿到鑰匙後，我們便前往就在樓下的縫紉部。

到達後，由比濱、小町和一色便進去挑衣服。剩我和雪之下在門外等候。

「話說，還剩幾個地方要去？」

我向雪之下問道，雪之下眨了眨眼，皺眉思考了一下後才回答。

「我想想……音樂教室、櫻花樹還有理工教室。」

「呃，這樣加起來不才五個而已？不是七大不可思議嗎？」

「不論是誰都沒說過是七個吧……你沒有看過佐藤同學傳來的資料嗎？」

「有看是有看，但沒認真數就是了……。」

唉呀抱歉啦，果然工作就是工作，還是得稍微認真點準備呢！

眼前的少女像是早就預料我的回答一般，她對我投以責難的眼神，隨即露出無可奈何的微笑。

「真受不了你，你應該要嚴肅一點吧？這可是難得的委託呢。」

「咦？難得嗎？」

「我的意思是，對小町來說。」

「……啊——這麼說也是。」

雖然大概了解為什麼小町會想要延續這個社團，但既然她都做了社長，就該認真學習怎麼經營。以我的印象來說，我們也從沒多認真想過這個社團的存續，不過畢竟也糊里糊塗做了一年，大概還是有些地方可以讓她參考吧。

「……不過，感覺我們走了以後就會解散了。」

「也許是這樣沒錯，所以才更該把現在能做的事做好。」

說完後，雪之下俏皮一笑。

「你說是吧，哥哥？」

「不准叫我哥哥！」

能叫我哥哥的只有小町！就算是妳我也不會通融的！

再過了幾分鐘，小町出來了。

「……這啥。」

小町換上了酒紅色的襯衫和裙子，配上原本的棕色大衣，看起來更像是偵探助手了。她得意地繞了一圈，對我露出了燦爛的笑容。

「如何，哥哥！很可愛吧？」

「可愛是可愛……所以妳身上那件大衣到底是哪來的？」

「……這是禁止事項☆」

「給我來這招……。 」算了，她開心就好。

緊接在小町之後出來的是一色和由比濱。一色也把整套制服換掉了，雖然外面還是穿著我的外套，但裡面換成了一件以藍色和白色為底色的護士服（註）……咦？（註：請參考[這個](#)，外面再加一件制服外套）

「為什麼是護士服？」

「嗯～只剩兩件可以換。可是我不想換另外一件。」

一色若無其事地說道，我看向由比濱，由比濱笑著說道：「另外一件是很多緞帶的那種，感覺輕飄飄又很重的衣服喔！那個、名字叫什麼……。 」

「歌德蘿莉服啦，衣服是很漂亮，但實在不想穿那件跑來跑去呢。」

接著，一色低下身，用做作的楚楚可憐表情抬頭看向我。

「……學長，怎麼樣？」

「啊？啥怎麼樣……。 」

「當然是這件衣服呀！不錯吧？」

一色拎起下方的裙擺，得意地對我眨了眨眼。而我老實地說道：

「說實在，穿著制服外套又穿一件護士服看起來有夠突兀的。」

「咦～真沒意思……。 」

才剛講完，一色就瞪大了眼睛，再度胡亂地揮手。

「咦等等學長這是拐著彎要我把外套脫下來的意思嗎對不起雖然這是學長的但我還是有點冷而且我也不是那種別人要我脫就脫的隨便女生總之晚點再還你謝謝學

長！」

說完後還向我鞠了個躬，這傢伙到底有什麼毛病……？總之我決定無視她，感受我的日常吧，一色！

「那就朝下一個地方出發吧。」

雪之下淡淡地說完後便邁出步伐，我們於是跟了上去。

「現在要去哪裡，雪乃學姐？」

「先去音樂教室比較順。」

「音樂教室啊……話說音樂教室的傳聞是啥？」

我問道，小町很快地回答了。

「是明明沒有人，卻會在午夜傳出鋼琴聲喔！」

「真是有夠老套的……。」

而且現在也不是午夜來著，就算怪談是真的，我們也遇不到吧？

「唉呀，這種東西在哪都差不多啦。重點是要享受！享受冒險的感覺！」

「妳是 JuOp 看太多了嗎？」

「哼～哼哼哼哼～叭～叭叭叭叭叭（註）～」

（註：小町這裡哼的是勇者鬥惡龍的序樂）

「居然還開始配起樂來了……。」而且不得不說她的音準還真不錯，害得我也開始懷念起來了。喂！你怎麼隨便翻人家的櫃子！？囉唆！冒險者翻箱倒櫃有什麼不對！

由比濱看著手機，她有些困惑地說道：

「可是，這次的故事有點複雜耶……。」

接著，由比濱便念出了內容。

「『不知從何時開始，便有那間教室會出現不知名幽靈的傳聞。那是一個穿著制服的女學生，奇怪的是這個女學生當時是還在世的，也確實普通地上著學並畢了業，之後也從未傳出發生什麼事的消息。但在那之後，還是有許多人聽到或看到以這個女學生為形象出現的不知名幽靈，在午夜的音樂教室敲響鋼琴……』。」

「呃，所以是盜別人帳號的鬼？」

聽完後，我簡單地做出總結。不能這樣盜別人帳號耶，沒有欠你耶！

「反正也只是誤會吧？像是有野貓跑進來踩在鋼琴上～之類的。」

一色一臉無趣地說道，而雪之下馬上停下了腳步。

「……野貓，踩鋼琴……。」

「咦？雪乃學姐，怎麼了？」

「沒什麼，我們加快腳步吧。」

雪之下簡短地回應並用藏不住期待的動作再度快步走了起來。嗚哇……看來她很想要看呢，貓咪踩鋼琴。我懂啦我懂！畢竟真的很可愛嘛，貓貓。

很快地，我們來到了音樂教室外面。

夜色仍然佔據了整間學校，唯一的光源是從窗外灑進的月光還有路燈的光。

而最重要的音樂教室內寂靜無聲，完全感受不到一絲氣息。

「……看來什麼都沒有。」

一陣緘默後，我如此說道。

雪之下的臉上難掩失望，她無力地垂下眼。

「也是……怎麼可能這麼剛好，會有貓踩到鋼琴……。」

「哈哈……那，這裡就不用看了吧？」

由比濱提議道，我們點了點頭，準備朝下個目標出發。

而，就在同一時間——

……叮。

原本萬籟俱寂的音樂教室內，傳出了小聲卻清晰的鋼琴音。

所有人頓時瞪大了眼，我們面面相覷，用表情向彼此確認剛才發生的事。

「……妳有聽到嗎？」

「有唷，小町聽到了。」

我下意識地用氣音對小町說道，小町嚴肅地點頭同意。一色也與由比濱和雪之下咬起了耳朵。

「結衣學姐，妳也聽到了吧？」

「……聽、聽是聽到了啦。小雪乃，妳呢？」

「我也有聽到……。」

果然不是幻覺，大家都聽到了。我們再度無言地對視，最後我才小聲地問道：「……進去看看嗎？」

「……也、也只能這樣了。」

「畢竟都被拜託了嘛。」

雪之下勉強地回應。小町看起來有些緊張，但還是擠出了笑臉。嗚哇……我的妹妹超堅強！哥哥我好感動，但這種怎麼看都很像在立死旗的台詞是怎麼回事？

於是，我們慢慢地朝音樂教室的門口前進。

在這期間，不知為何眾人的陣型改變了。雪之下抓住了我左邊的袖口，由比濱抱住我的右手臂，至於一色是像隻小兔子一樣躲在我的背後朝前方探頭，而小町則在旁邊拿出手機拍照。喂！這裡有個人很明顯的除了享受冒險以外還在享受別的玩意喔！

「沒想到，哥哥居然會有這種左擁右抱的一天……小町，好感傷……。」

「這完全不是那種輕鬆的氣氛吧……。」不如說，我現在的心也是七上八下的，完全沒心力享受那些溫暖的柔軟，對什麼戀愛喜劇的發展也根本期待不起來。

就在我戰戰兢兢地伸出手，打算握住門把的瞬間——

——叮。

「呀啊啊啊啊啊！」

鋼琴聲再度響起，而且不像上一次有些小聲，是很明顯有東西在按鋼琴鍵的聲音。

由比濱馬上發出可愛的尖叫，她緊緊地抱住我的手臂，害得原本也嚇到的我頓時被某種碩大的柔軟感更加震懾。嗚哇好軟好香！別這樣、賣安捏，不要挑戰我千葉柳下惠（自稱）的頭銜啦！

而隨著由比濱的尖叫，教室內的樂音頓時嘎然而止。

「……妳沒事吧，由——呃，話說妳也這樣啊，雪之下……。」

「……嗚……。」

雪之下像是受驚的貓一樣，她緊閉著眼並輕聲嗚咽，臉上也露出害怕的神情。話說她也是用力地攬住我的左臂，但至於為什麼我現在才發覺是因為出自於一些

政治不太正確的原因，我就不詳盡描述了。用一句簡單的話來解釋的話……「那也是沒辦法」。

我回頭看向一色和小町，她們也是一臉呆滯。幾秒後小町才甩了甩頭，她伸手搖晃一色的肩膀。

「伊呂波學姐，醒醒、醒醒！」

「……我一直都醒著啦，小米。」

「騙人，平時的伊呂波學姐才不會有這種乖巧的臉。」

「要不是不好意思弄髒別人的衣服，我還真想和妳在這單挑……。」

一色沈下臉並不甘地咋舌，唔，看來後輩組沒事……應該吧。

我於是再度將視線轉到已經放開我的手，癱坐在地上的由比濱。

「……由比濱，妳還好嗎？」

「QH@* & @HY* @ & Y#」

「看來是不太好啊……。」

糟糕了，再這樣下去，由比濱會先成為咱們學校的第七個怪談。

我有些頭痛地抓了抓頭。看來得等她們冷靜一點，但如果等的時間又傳出鋼琴聲的話也很麻煩……所以我用眼神向雪之下示意了一下，隨即果斷將教室的門打開。

「……。」

不過，室內只是一片漆黑。並沒有看到預期中女學生幽靈的身影。

該不會真的是貓吧……我摸黑著將燈打開，在明亮的燈光下左顧右盼，卻仍然什麼都沒有發現。

看到我的樣子，侍奉部加一的女性們也鼓起勇氣走了進來。

「……什麼都沒有嘛。」

「奇怪，那為什麼鋼琴會響？」

一色環顧周圍後無趣地說道，小町則困惑地偏過了頭。

「難道真的是野貓？」

「有可能，大家找一下吧。」

雪之下一聽到小町的話，她馬上打起精神並一臉正經地點了點頭，妳到底有多想看貓……？

就在這時，用有些虛浮的腳步跟著進來的由比濱拉了拉我的衣角。

「呐，小企……。」

「……呃，怎麼？」

「那、那個是什麼？」

由比濱小心翼翼地指向黑板前的講台，仔細一看，我才發現有一截衣服露在外面，看起來像是體育服的外套。奇怪，有人忘記把衣服拿走嗎……？

我向前走去，彎腰看向講台下方——

「嗚哇！戶冢！？」

「對對對對不起！請不要抓我！」

——我遇見了某個近乎天使的生物蜷縮在講台下，用可愛的哭腔發出吶喊。

「……呃，為什麼你這時間還在這啊……。」

彼此冷靜下來後，我們與戶冢坐了下來。在說明來意後，我向戶冢問道。

而戶冢有些不好意思地戳著手指。

「就、就是那個……上音樂課的時候，手機忘在抽屜裡了……。」

「唉呀那可真是沒辦法這種事誰都會做啦你不要太在意。」

「……學長原來可以一次講完那麼長的話嗎？」

一色悄悄地向由比濱咬耳朵，由比濱小聲地回答：「是小彩的話……。」

小町這時舉手發問。

「所以，剛才彈鋼琴的人是戶冢學長嗎？」

「啊，呃……。」

戶冢紅著臉低下頭，柔軟的瀏海隨著他的動作輕輕地擺動。沉寂了幾秒後，他才害臊地說道：「……是、是我。」

「唉呀那可真是沒辦法這種事誰都會做啦你不要太在意。」

「是不是重複了！？」

「是重複了。」

「那也是沒辦法。」

一色瞪大了眼睛，不過由比濱和雪之下倒是一臉心平氣和。嗯嗯，如果能理解戶冢的魅力，的確也會得到一樣的結論。平時超級努力但私下又不失玩心的戶冢真可愛、有夠可愛、可愛到塞進眼睛也不會痛（註）。我決定今晚回家就來做個眼球伸展操，讓我可以把戶冢塞好塞滿。

（註：日本諺語（目に入れても痛くない），指極度可愛）

「話說戶冢，你剛才有必要躲起來嗎？」

「因為突然有人尖叫嘛，我就嚇了一跳。瞬間還以為我做了什麼壞事，就……。」

戶冢微紅著臉，似乎真的感到很羞恥地像小動物一般縮起了肩膀。嗯我原諒你，不如說你就盡量躲吧，反正不論躲到哪，我都會把你給找出來的。**My lovely angel** 戶冢 **baby**。真正的愛是無處可藏的喔！

「不過……戶冢同學，我能理解想要彈彈看鋼琴的心情，但希望你下次至少可以開燈。」

雪之下無力地說道，戶冢一臉歉意地點了點頭。

「抱、抱歉……是我不好。我覺得只是進來一下下而已，就沒開燈了……。」

「不要在意不要在意。不開燈也好，可以省電啊。在這種倡導節省能源的時代，我們才要和你學習才對。」

「學長……。」

「哥哥……。」

耳邊傳來一色和小町傻眼的嘆息。怎樣啦，落實環保又哪裡不好了！難道我是千葉的節電小達人也要和你說嗎？

總之，這個傳聞看起來也是不攻自破了。畢竟不可能每天都有人忘東西在音樂教室，也不會每個人都想要彈一下鋼琴。

我們於是起身決定離開，不過戶冢卻好像還沒有要離開的打算。我莫名地看向仍坐在椅子上的戶冢。

「……我們要走了，要不要一起走？」

「啊，不了。你們先走吧。」

戶冢難為情地笑了。

「老實說，我還沒找到手機在哪……。」

「咦？真假，要不我打給你吧？」

「不、不用了！我開靜音的，就算打了也找不到。」

「那要不要我們幫你一起找？」

由比濱如此提議，戶冢再度搖了頭。

「我不好意思麻煩妳們……不用在意我的，我自己找就可以了。」

「這樣啊……。」

既然他都這麼說了，那就算了吧。反正只是找個東西而已，應該也耗不了什麼時間吧。

我們於是讓戶冢自己繼續找手機，在我離開之前，我向他說道：「那我們就先走了，估計還會留在學校一陣子，有什麼事的話記得聯絡我啊。」

「沒問題！謝謝你呀，比企谷同學。」

戶冢露出可愛的笑容，嗚……！這笑容、簡直、直擊心臟……！順帶一提，我雖然喜歡二代，但要講到配樂的話還是一代略勝一籌（註）。

（指遊戲《To Heart》）

離開音樂教室後，由比濱才長吁了一口氣。

「呼啊——真的差點嚇死……。」

「結衣學姊那樣子，跟嚇死好像也差不了多少。」

「唔、唔！可是真的很嚇人嘛！」

由比濱氣鼓鼓地抗議，而一色瞥向了小町。

「不過，小米看起來沒被嚇到呢。果然其實不怕鬼吧？」

「不，小町怕是怕，只是……。」

「……只是？」

「……不是常有人那樣說嗎？看到別人失去理智的樣子，自己反而會平靜下來。小町剛才就是那樣。」

「妳和妳哥哥在某方面來說還真像……。」

小町冷靜地回答，雪之下於是無言地嘆了口氣，她接著看了我一眼並挑起眉毛。

「唉呀，真難得你沒反駁呢，你這是怎麼了？」

「不，呃……。」

不知道為什麼，從剛才開始，總有一點怪異的感覺，所以我基本上沒有注意聽她們說話。奇怪，總覺得好像哪裡怪怪的……。

……算了，大概只是錯覺吧。

我向雪之下問道：「沒事，剛才在發呆。話說接下來去哪？」

「接下來要離開第一校舍了，先繞去中庭的後面吧。」

「啊！要去看櫻花樹是嗎？」

「對，這次的怪談是……。」

雪之下看了一下手機，淡淡地說道：

「——櫻花樹旁的幽靈。」

我們於是往中庭出發，在路程中，小町簡短地講解了這次的傳聞。

「——大致上就是有人在最大棵的那株櫻花樹旁邊看到白色的影子啦，不過如果靠近的話，一下就消失了。」

「老樣子，還是有夠老套……。」

這些怪談就不能有點新意嗎？像是突然出現在圍牆外面的巨大鋼彈之類的。總是這些套路，這些怪談不煩我都煩了。

由比濱不解地偏過了頭。

「這種故事很常見嗎？我是不太清楚……。」

「對啊，還有像是什麼廁所裡的花子、不存在的第十三階樓梯還是什麼會走的二宮像之類的。都很常聽到吧？」

我隨口列了幾個後，由比濱便認同地點了點頭。

「啊～你說的我還真的都聽過耶。」

「雖然這些故事會隨著不同的地方稍加變化，但本質上來說的確都差不多呢。」

雪之下繼續補充道：「而研究這些，便是所謂的民俗學的領域。」

「啊，那個我知道！在電視上看到過！」

由比濱馬上興高采烈地拍手附和。

「就是那個去鄉下想找妖怪，結果老是碰上事件的教授嘛！」

「不，由比濱同學，妳那是在說電視劇吧……民俗學也不只研究鬼怪，還有像是民間傳說、諺語、歌謠或舞蹈——」

「我倒是知道結衣學姊說的那個節目呢～雖然不怎麼有趣就是了。」

「小町也有看喔！這禮拜那集，稻草人偶的頭被插在屍體上真的超搞笑的。」

「……。」

雪之下還沒說完就被一色插了嘴，小町也跟著加入了話題。由比濱和她們隨即熱絡地聊起了電視節目。雪之下停頓了幾秒，用帶著怒意的眼神瞪向我。

「……幹嘛？」

「……比企谷同學，那節目叫什麼名字？」

「不用在這種事上較勁吧……。」而且感覺告訴她的話，她真的會花整個晚上的時間把目前為止的進度全部看完，拜託別這樣。

不過，多虧講了這些無關緊要的話，就算走在晚上的校舍中也沒有那麼令人緊張了。

我們閒聊著，很快來到了傳聞中的櫻花樹前。

夜晚的風蕭瑟地吹拂著，早已謝的差不多的櫻花樹矗立在四周，而在我們眼前的，便是校內最大棵的櫻花樹。

枝桠隨著風而擺動，發出寂寥的摩擦聲。我們沉默著仰望了一會後，小町才開口了。

「……什麼都沒看到耶。」

「我想也是，那就下一個吧。」

很好，就用這個速度把剩下的解決吧！我轉過頭準備離開，但就在這個時候——

「……等等，那是什麼？」

——卻聽到了由比濱的聲音。

我再度回過頭，她面露恐懼，有些顫抖地指向樹的後方。我們於是所有人都看向她指著的方向。

「……呃。」

在櫻花樹的後方，有一節白色的東西露了出來。

我們安靜了幾秒後，我才皺著眉說道：「……應該是別人掉的東西吧？抹布之類的。」

「是嗎？看起來不像……。」

一色眯細眼，仔細看著那白色的玩意。但就在這個時候——

「嗚哇！它動了！」

那塊白色的東西動了一下，隨即消失在樹後。一色嚇了一大跳並反射性地抱住她身旁的小町。

「……。」

「嚇、嚇死我了……。」

一色驚魂未定地拍著自己的胸口，小町卻不知為何，用感慨的眼神看著她。一色於是不悅地皺起了眉。

「……怎樣？」

「沒事沒事，只是原來伊呂波姐姐也會發出那麼可愛的聲音呀？小町有點驚訝罷了。」

「剛才那個就叫可愛？果然小米妳是在瞧不起我吧？我可以再可愛個十倍啦！」

「為什麼是在計較這個……。」

雪之下無奈地扶住額頭。唉呀，看來小町不小心侮辱到專業人士的尊嚴了。這我

倒是很懂，專業的堅持可是很可怕的。像是聽到班上的人說什麼「車站旁邊新開那家拉麵店超好吃！」的時候我也得努力克制自己不要氣到跳起來。不要有鹹又有熟就說好吃可以嗎？舌頭壞掉了是不是？

總之，不管怎樣，都得去確認才行。

我吞了口口水，小心翼翼地靠近櫻花樹。

走到樹旁後，我往樹幹的後方看去——

「……這是怎樣。」

——只見到不知為何，穿著白色長袍的材木座義輝 aka 劍豪將軍，正躺在櫻花樹的後方呼呼大睡。

我無言地踢了他一腳，材木座的嘴唇蠕動了一下，隨即翻過身又繼續睡了下去。雖然我心中有千百個問號，但更多是不耐和煩躁。搞什麼啦，這傢伙是白痴嗎？為什麼在放學後要在這種地方睡到晚上？而且穿什麼白長袍啊，快給我起來！

就在我踹到第五腳時，材木座才悠悠地睜開眼睛。

我們的視線交會，材木座楞了一秒後，用充滿威嚴的低沉聲說道：

「……呵，果然吾還在夢境之中嗎？沒想到，居然會在這終末之地與你相會……。」

「別鬧了，快點起來。」

「嗚喔！好痛！不要踢了，吾起來了、吾已經醒了！」

因為還是很讓人不爽，所以我姑且再補了幾腳。材木座於是哀號著向後滾，嗚哇，原來他動作可以這麼靈活的嗎？

「小企？所以後面有什麼？」

櫻花樹前傳來由比濱擔心的聲音，我在材木座慢吞吞地起身後和他一起走了出

來。

侍奉部加一的女性們吃驚地瞪大了眼。而雪之下看了他幾秒，隨即很快地移開了視線。

「那麼，下一個地方是——」

「等等等等，先搞清楚這是怎麼回事吧！？」

雖然雪之下看來是完全不想管，一色還是驚訝地向材木座問道：

「為什麼會在那裡？那個……最差勁（さいやく **saiyaku**）學長？」

「……吾、吾是材木座（ざいもくざ **zaimokuza**）才對……。」

「隨便啦，那種事怎樣都好啦！」

「……嗚……。」

材木座怯生生地躲到了我的背後，甚至還抓住了我的袖子。嗚哇我的天，這種發自內心的煩躁感是怎麼回事？而且不要邊給我發抖邊碎碎念什麼「看來，是時候裝備緞帶（リボン）（註）了……」，超級煩啦說真的！

（註：指電玩《最終幻想 15》的道具，可免疫全部的異常狀態）

不過，在場能和他順利溝通的人也只剩我而已。我嘆了口氣後問道：

「所以，你為什麼會在那睡覺？」

「哼，問的好！吾身負神聖的使命，誓言要監視普羅米修斯（註 1）的動向。於是吾在逢魔之刻之前便兀自矗立於此，無奈難敵許普諾斯（註 2）的誘惑，在勒忒河（註 3）之下的洞窟陷入了沉眠——」

（註 1：希臘神話中的神明之一。）

（註 2：希臘神話中居住於地獄的睡神）

（註 3：希臘神話中的河流，為冥界的五條河之一，亡者到了冥界會被要求喝下遺忘河的河水，以忘卻塵世間的事。）

「可以請你好好講話嗎？」

「是，對不起。」

雪之下毫不客氣地打斷了材木座，他馬上乖乖地道歉。

「其、其實是機械研究部在樹上裝了一個可以自動追尋鳥的攝影機。他們請我幫忙記錄機器的運作情形，結果我就不小心睡著了。」

「喔，你什麼時候和機器研究部的人認識了？」

「不算認識，他們僅是朝在櫻花樹之下的我輩搭話罷了。」

說到這裡，材木座得意地挺胸喊道：「肯定是被吾的氣勢壓倒，才會向吾拜託如此重責大任！」

「不，純粹是你站在那裡不知道在幹嘛，看起來很閒才拜託你的吧。而且話說你為什麼要穿白袍？」

「呼，不愧是八幡，果然一語中的。」

材木座漂亮地無視我的吐槽，他自滿地哼了一聲，隨即像是講述秘密一般悄聲開口了。

「……不過，為了不讓機構（agency）發現，還請不要大肆宣張吾的存在——」

「好我懂了。」果然和預料中差不多，我真是白問了。

這時，材木座打開手機一看。他瞪大了眼並大聲說道：「不妙，居然已經是這個時間了！我得趕快回去構思剛才想到的劇情！不能再浪費時間了！」

隨即，他用特意讓白袍揚起的動作轉身，頭也不回地向我揮手。

「那就再會了，吾友八幡。」

我沒有回應，只是不耐地擺著手讓他快點滾蛋。材木座於是趾高氣昂地朝校門口

走去。

不過，他昂首闊沒幾步，一色就厭煩地開口了。

「話說，最差勁學長違規留校的事我會和老師報備喔。」

「……。」

材木座聽到後，他默默地走了回來，朝一色鞠了個誠意十足的躬。

「很抱歉，我下次不會犯了。這次拜託請高抬貴手……。」

「嗚哇……。」

這傢伙也太能屈能伸了，我不禁開始佩服了起來。不僅動作靈活，心態上也很靈活啊。很不錯喔材木座！你已經滿足成為輕小說作家的第一要件了——呃，是什麼來著，會認字？

在材木座好求歹求，一色好不容易勉強同意放過他一次後，材木座才拖著頹喪的身軀離開。

我們無言地望著他的背影，過了一會，小町才喃喃地說道：

「……果然哥哥儘是認識一些怪人。」

「是啊，先不提妳，在場的人的確是都偏奇怪。」

「我可不想被你這麼說……。」

「小企才是最奇怪的那個人吧？」

「在講別人之前，請學長去照照鏡子啦。」

在場的女性們紛紛對我表示不滿。不用這麼排斥吧？有個性不是好事一件嗎？反正個性這種玩意最終都會被社會磨的比 Vtu○er 的聊天室還滑，趁能做自己的時候趕快做自己吧，年輕人們！

「不過，果然櫻花樹旁也沒什麼幽靈嘛。」

一色百般聊賴地開口，由比濱苦笑著點了點頭。

「到現在為止，大部分都是自己嚇自己呢……。」

「雖然有點無聊，可是也算在預期之內啦。」

小町感到可惜地說道：「難得小町都已經想好哥哥出意外的時候要怎麼和爸媽解釋了……。」

「喂，別在腦中擅自演練哥哥出意外的樣子可以嗎？哥哥我很傷心喔？」

「『沒事的，媽媽……就算沒有和我們在同個地方，哥哥也一定會守望著我們……』。」

「居然連台詞都想好了……。」

而且我才不會拋下小町跑到別的地方啦，估計就算拼死也會抱著她的腿苟活下來。千萬別小看出生於千葉的哥哥的執念喔！不過和妹妹在教堂結婚之後分手什麼的就太扯了（註，有雷請反白），是也不會做到那種程度。就算是我也還是有個底限在的，OK？

「總之，這樣就剩理工教室了，走吧。」

雪之下淡淡地說道：「最後一個傳聞是……染血的工具櫃。」

我們於是穿過了中庭，進入理工教室所在的第二校舍。

在走廊上，小町向我們解說了最後的怪談。

「據說在理工教室右後方的工具櫃，在晚上時不知為何會怎麼也打不開。就當好不容易打開後，就會赫然發現裡面被血染的通紅——傳聞是這樣喔。」

「那要確認也很簡單吧，只要能打開就好了。」

「是呢，應該不會佔用太多時間，趕快確認吧。」

雪之下望向外頭沈靜的夜色，從窗外灑進的微光照著她的側臉，讓她原本就有些縹緲的身影更加捉摸不定。

「……而且時間也不早了。」

「不過，我們也不會那麼早睡啦。是吧，小雪乃？」

由比濱笑著說道，雪之下露出淡淡的苦笑點了點頭。看來由比濱今晚和雪之下約好要去她家住吧……很好很好，感情好是好事，八幡我很欣賞唷！

「結衣學姐和雪乃學姐等等要去哪？」

一色興致索然地問道，由比濱一把挽住了雪之下的手臂，笑咪咪地回答。

「等等要去她家看電影喔！剛才放學的時候就是和小雪乃去 DVD 店呢。」

「喔～。」

一色沒什麼興趣地隨口回應，小町則嘟起嘴，有些羨慕地說道：「真好～小町也想去雪乃姐姐的家住一次呢。」

「隨時歡迎，雖然什麼都沒有。」

雪之下淡淡地笑了，而由比濱歪過了頭，不解地開口了。

「什麼都沒有嗎？可是小雪乃的房間不是擺了超多——」

「由、由比濱同學！請不要再說了！」

雪之下連忙著急地打斷了由比濱。不過我也大概猜得到啦，大概是擺滿了潘先生的玩偶吧？真搞不懂這有什麼好保密的，想把喜歡的東西放在身旁不是人之常情嗎？我覺得她真的可以再活的更忠實自我一點。

幾分鐘後，我們到達了理工教室。雪之下用事先借用的鑰匙打開了門，我寫意地走到工具櫃前並伸手想要將門拉開。

「……咦，拉不開。」

呃，這門是怎樣，卡住了？我又用力試了幾次，但還是沒辦法打開。搞什麼鬼，在傳出什麼怪談之前，學校應該先汰換這個櫃子吧？

跟在我後面的雪之下走到了我身旁，她看到我打不開後，微微彎下腰研究起了拉門。

「是因為內扣生鏽嗎？」

「不知道，總之還真的有夠難開。」

手指好酸……我放開手並甩了甩。這時由比濱、小町和一色也都輪流試著想打開櫃子，但果然還是開不了。

「呼啊～小町覺得這和晚不晚上沒關係呀，這櫃子本來就打不開。」

「這麼難開，平時要怎麼用啊……。」

小町和我如此埋怨，一色一邊按摩手指一邊苦著臉說道：「我聽老師說過，理工教室的櫃子其實很少用到啦～我還以為是因為裡面沒放什麼東西，只是沒想到根本是因為開不起來……。」

「原來如此，久而久之就不用了呢。」

雪之下仔細看了拉門一會，不久後，她出聲呼喚我。

「比企谷同學，你試試看先推再拉。」

「喔，像這樣？」

我按照她說的，先往內推後再往外拉。鎖扣內傳出小小的喀嚓聲，接著總算被拉

開了。

「啊，開了。」

「哇，真不愧是雪乃姐姐！好厲害！」

「我就知道小雪乃一定行啦～」

「雪乃學姐好強～」

三個女的你一言我一語地稱讚雪之下。咦，打開門的是我吧……？也稱讚一下我吧……？

我們朝櫃子裡看去，裡面空空如也，只有下方擺放了幾個空罐子。看來老師也沒想把這個工具櫃拿來放東西了吧。

「……不過，沒看到血啊。」

「果然也只是傳聞呢，只有很難開是真的。」

雪之下下了結論。一色於是伸了個懶腰，懶洋洋地說道：「話說～既然全都確認完了，那就到這邊吧？」

「唔～可以是，但是好平淡喔！沒什麼冒險到的感覺……。」

小町不滿地咂嘴。由比濱則是如釋重負地長吁了口氣，她笑著向小町說道：

「至少我們完成委託了！能幫到別人的感覺還不錯吧？」

「還好耶？畢竟小町對幫助人沒什麼興趣。」

「超果斷！而且好冷漠！？」

「畢竟是我的妹妹，妳在期待什麼？」

「唔，這麼說也有道理……。」

由比濱傻眼地摸了摸頭上的團子，小町雙手抱胸，思考了幾秒後露出了燦爛的笑容。

「可是……這幾個禮拜以來，小町越來越了解哥哥加入侍奉部以來是怎麼過的呢。肯定也是不斷被這些事弄的焦頭爛額，一邊嫌著『好麻煩好麻煩』的但還是一邊努力工作吧～。」

「大概是吧？我想像得到呢～畢竟學長雖然是這付德性，做起事來還是算挺認真的。」

「小企很厲害喔？很多事真的沒有他不行。」

「雖然處理方式妥不妥當就有待商榷就是了。」

小町說完後，一色也跟著附和。由比濱和雪之下則掛上了淺淺的笑容。唔，我有點不知道她們到底是在誇我還是損我……應該是前者啦，畢竟我這個人天性樂觀。如果可以的話，希望妳們誇人可以不要帶刺，不然我還得用力把好話挑出來，心好累。

「那麼，先回第一校舍吧？小町還要拿衣服。」

「對喔，我的衣服也放在那。結衣學姐～裁縫部的鑰匙借我們～」

為了行動方便，小町和一色把溼掉的衣服暫時放在了裁縫部，因此得再回去一趟。一色於是想要向由比濱拿部室的鑰匙。

不過，由比濱搖了搖頭。

「沒關係，我和妳們一起去吧！畢竟我也要把鑰匙放回抽屜。」

「咦，這樣的話結衣學姐就得多繞一圈耶？」

一色吃驚地說道。雖然我們是先進了第一校舍，但其實第一校舍、教學樓還有第二校舍彼此是以L型連起來的，所以我們現在所在的第二校舍反倒離校門口比較近。如果要再回到第一校舍，就代表還得繞一段路才能走到校門。順帶一提，之

所以要繞遠路從第一校舍開始是因為這樣穿過中庭比較順。

「還好啦！反正也沒很遠。」

「那我就不去了，我們之後在校門口匯合吧。」

雪之下撥了撥頭髮後說道，嘛，畢竟雪之下走不了那麼多路吧。我於是跟著小町她們準備離開理工教室——

「不對啦！為什麼哥哥也來了！？」

沒想到，走不到一步，我就被小町高聲責罵。

「咦、呃？因為妳說要回去啊……。」

「這種時候想也知道你應該陪雪乃姐姐吧！笨蛋白痴木頭千葉控八幡，給小町待在雪乃姐姐旁邊！」

「好好好……等等，為什麼千葉控變成罵人的話了？」

還沒說完，小町就推著一色和由比濱走掉了。由比濱於是苦笑著留下一句「那就待會見了——」。嗚哇……好帥好瀟灑，像風一樣的女孩啊小町！

不過，她說的沒錯。我的確是應該留下來陪雪之下。我轉向身旁的少女，打算與她一起離開。但只見雪之下的肩膀不斷抖動，後來還掩住了嘴角把臉別開。

「……怎樣？」

雪之下吐了口氣，用藏不住笑意的語氣喃喃說道：

「千葉控、八幡……。」

「又更新了啊……。」

看來用於罵我的字典又更新了，這更新檔總是套的這麼突然，還好不會強制系統重新開機。話說拜託把會讓電腦硬是開始更新的程式改一下預設啦！用到一半突

然給我自己更新很讓人困擾耶！

「總之，我們也走吧。」

我關上教室的燈並向雪之下說道，雪之下於是點了點頭。

「是呢，先把櫃子關上吧。」

啊，對了，櫃子還沒關起來……我於是走到了工具櫃前。然而在我伸手想要關上時，卻發現裡面的右上方似乎有什麼暗紅色的東西。

為了看仔細，我將頭伸了進去。櫃子裡飄著淡淡的鐵鏽味，唔……字有點小，看來得進去櫃子才看的了。

「怎麼了？」

「裡面好像有寫字……我進去看一下。」

我於是踩進了櫃子內，用手機的手電筒照向上方的字。呃，這啥……『**Mach die Tür nicht zu**』？

「怎樣？寫了什麼？」

「看不懂……不是日文，但好像也不是英文。」

「是嗎？我看看。」

雪之下站起身，想要一起進入工具櫃內。

然而，在踏進來的瞬間，她卻被工具櫃的段階絆到了。

「呀！」

「嗚哇，小心！」

我連忙伸手攔住她，但我的身體也跟著撞上了櫃子的內層。哎唷，好痛……。

「痛痛痛……妳沒事吧？」

我呻吟著向雪之下確認她的狀況，雪之下小聲地說道：

「我沒事，謝謝……」

「喔，那就好……——呃。」

我才發現現狀不太妙，雪之下現在等於是靠在了我的懷裡，鼻尖傳來淡淡的清香，身上更感受到令人心悸的重量。好近、太近了！而且這地方好窄，根本沒地方可以躲。八幡大危機！

我連忙放開雪之下，她於是也害臊地退開。

「……那啥，抱、抱歉啊。」

「不會，我才要說對不起……。」

雪之下嘆了口氣，她看向櫃子的拉門，用陰鬱的口吻說道：「不過，這下糟糕了。」

「啥？啊……門關起來了。」

似乎是因為剛才撞擊的關係，鐵櫃的門應聲關上了。我伸手想要將門推開，但不意外地聞風不動。

「還真的慘了……。」

在外面可以先推再拉，在櫃內卻不能先拉再推，因為內側根本沒有失力點可以抓。嗚哇，有沒有那麼倒楣啊……？

「只能打電話給由比濱同學她們求救了。」

雪之下拿出手機，但很快地皺起眉。

「……沒訊號。」

「真假，在外面不是滿格嗎？」

「畢竟是鐵櫃，會屏蔽電磁波……你的呢？」

「我看看……嗚哇，我的也沒有。」

這下麻煩了，從這裡到第一校舍的四樓再繞出去校門口起碼也要花個二十分鐘，如果她們到了校門之後沒有聯絡我們而是選擇等待的話就會更久。

我和雪之下大概是同時設想了目前的情況，因使彼此都陷入了沉默。過了幾秒後，雪之下才小聲地說道：

「……對不起。」

「呃……。」

她難得這麼坦率地道歉，頓時讓我有些不知所措。我在腦中飛快地思考了一會後才勉強開口回應。

「沒辦法啦。那啥，人有失足馬有亂蹄嘛？馬都會跌倒了，人憑什麼覺得自己不會跌？所以偶爾跌倒完全是在容許範圍內，不如說沒跌過才奇怪。」

「……。」

「所以……呃，妳不用在意啦。反正也就會困個一陣子而已，倒是要難為妳得和我關在一起就是了。」

「……其實，也沒有特別為難。」

雪之下別過臉，她低下了頭，從手機的燈光下可以看到她的耳朵已經紅透了。

「而且，雖然現在也許不該這樣說……。」

「咦、呃，說啥？」

「……就、就是，今晚，終於有機會獨處了。」

雪之下說完後，像是終於忍不住羞恥般往後退，但是因為空間很小，她其實也沒地方可以躲。最終雪之下只能掩住自己羞紅的臉並躲避我的視線。嗚哇，真糟糕、真的超糟糕……明明說這種話自己也害羞的要死，但還是說出來是怎樣？真的是有夠麻煩，更糟糕的是我完全不討厭她這樣子。慘了，有夠可愛的啦這個人！

我在腦中自行一片混亂後，才用力擠出了回應。

「咳，那啥、怎麼說……能和妳獨處，其實我也滿高興的。」

「你很明顯是現在才這麼覺得吧？」

「嗚呃！」

被雪之下一語命中，讓我不禁發出狼狽的聲音。雪之下輕輕地嘆了口氣，她有些鬧彆扭地開口了。

「……反正就是只有我想找機會獨處，不像某人，就連留下來都得要別人提醒。」

「……那真的是我的錯，對不起啦……。」

慘了，果然她還是多少在生氣。我於是馬上低聲下氣地道歉。雪之下抬起頭，用不悅的表情伸手捏住我的臉。

「沒關係，反正我也不在意。」

「……。」

「就算你二話不說就借一色同學外套，我也不在意。就算在那之後你看她的護士裝看傻了眼，我也不在意。就算在音樂教室外面你先關心由比濱同學，我也一點都不在意。」

「妳擺明是會在意吧啊啊好痛……。」

話還沒說完，雪之下就加大了捏臉的力道。雖然是也沒痛到哪去，但我還是決定

閉嘴。

雪之下繼續不悅地捏了幾秒後才放開。她雙手抱胸，斜眼看著我。

「我更正，我確實是有點在意。」

「……。」

「不過，現在就算了。畢竟被困在這終究是我的錯。」

說完之後，雪之下嘆了口氣。她開口問道：「既然現在也沒事做，還是來看看你說的字吧。在哪裡？」

「喔、呃，在這裡。」

還好她沒要繼續生氣了……我鬆了口氣，轉身將燈光照向頭上。雪之下為了看字，便將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並踮起了腳。黑色的髮絲輕拂著我的脖子，傳來令人心癢的觸感。

而雪之下看了那行字後，她先是沉默了幾秒，接著不知為何噗哧一聲地笑了。咦，真假，她看的懂喔？

我於是重新轉向她。

「怎麼，妳看的懂？那是啥語言？」

「看的懂，是德文呢。」

「難怪完全不知道在寫什麼……所以是什麼意思？」

雪之下停頓了一會，才難掩笑意地回答：

「那句的意思是……不要關門。」

「……。」

我和雪之下對看了幾秒，接著都忍不住笑了出來。

「搞什麼，也太晚講了吧？這麼重要的事就不能用日文好好地貼在櫃子外面嗎？」

「而且還寫的那麼小，擺明就是要惡作劇。做出這種事的人性格肯定很惡劣。」

「這個櫃子應該已經放在這很久了吧，會不會其實是陽乃寫的？」

我隨口這麼說後，雪之下居然還真的楞住了。她低下頭嚴肅地思考後才勉強地開口。

「我、我想不是。」

「……喂。」

「……大概。」

雪之下不確定地囁嚅。喂，有些事從無法確信開始就是 NG 的喔？

算了，現在追究是誰寫的也沒什麼用，我重新將燈光打在字上。因為是暗紅色的，我不禁喃喃自語：

「話說……這行字該不會是用血寫的吧？」

「大概不是，血液乾掉之後會是黑褐色。但上面這行字是偏紫紅的，應該只是普通的顏料。」

「咦，黑褐色？為什麼？」

「因為血液的亞鐵離子接觸空氣後會氧化成鐵離子，這個上課的時候有講吧？」

「理科的東西我全都還給老師了，一點也不留。」

「還的意思是有先拿到，你有嗎？」

「算有吧？畢竟也是硬塞了不少到我的手上。可惜我的手比較小，拿不了多少而

已。」

「又在那強詞奪理……。」

雪之下傻眼地嘆息。沉默了幾秒後，她小聲地說道：「比企谷同學……把手伸出來。」

「啊？這樣？」

我莫名地依言伸出了手，雪之下猶豫了一下，接著便把自己的手放了上來。

「……咦、呃？」

手中傳來溫暖柔軟的感觸，讓我不禁發出難堪的聲音。雪之下沒有馬上回應，過了不久後她才紅著臉，支支吾吾地開口了。

「明明就不算小……你的手。」

我們再度陷入沉默，好一會後，我才勉強地回應。

「……就算不小，也只夠放一個人的手啊。」

「……——！」

雪之下聽出了我的言外之意，她迅速地轉過了頭，然後用細微的聲音說道：

「……比企谷同學。」

「怎樣？」

「請把手電筒關掉。」

「欸，為什麼？」

「……不要問，快點關掉。」

「真不講理……。」

雖然說關掉也無所謂就是了啦……我無言地操作手機將手電筒關上，狹小的空間頓時一片黑暗，雪之下這才安心地吐了口氣。

「所以為啥要關掉？」

「……總覺得被你看到臉就輸了。」

「……我們什麼時候開始這種比賽了。」

不過，因為看不到彼此的臉，感覺的確沒有那麼緊張了，雪之下放在我手上的小巧手掌也放鬆了下來。

「……。」

就算再度陷入沉默，雪之下依然沒有將手拿開，我於是也安靜地捧著她的手。四周一片寂靜，我們甚至可以聽到對方的呼吸聲。

「……如果由比濱同學她們沒有發現我們被關在這裡的話，不知道怎麼辦。」

這時，雪之下小聲地開口了。

我想了一下才說道：「既然妳和由比濱約好了，找不到妳的話，她們應該會聯絡校警吧？最嚴重的情況大概還會報警。」

「那可真是大騷動……。」

「但是也不致於找不到吧……她們等不到我們的話，第一個還是會先回來這裡。」

「是呢，我想也不致於。」

雪之下停頓了一下，她扭扭捏捏地說道：

「……不然，就算是和你一起，要關整晚還是有點……。」

「——啊，那還真的不太行。」

畢竟生理需求也是要解決的，而且鐵櫃裡面的空氣真的不太好，快點回來找我們啦，妳們三個！

這時，我移動了一下腳，不小心踢到了櫃子的門。

「……咦。」

「怎麼了？」

「我這一側的門，下面好像是鬆的……。」

我再次懷疑地踢了一腳，果然沒錯，雖然會被中間的扣鎖扣住，但是下方卻可以稍微往外踢開。

雪之下馬上放開了我的手並說道：「比企谷同學，把手電筒打開，照中間的扣鎖。」

「嗯？喔。」

我依言執行。雪之下研究了一下後，沉吟著開口了。

「……雖然沒地方往內拉，但是可以往上扳呢。」

「妳是說門嗎？」

「嗯，考慮到內扣生鏽的可能，往上扳應該也能鬆動裡面的鎖。」

雪之下於是推著門，並且往上用力，在同時向我說道：「比企谷同學，麻煩你再踢一次剛才鬆動的地方。」

「咦，妳說門下面這邊嗎？」

「對，要用力。」

「喔，好……。」

我稍微吐了口氣，好吧，要來囉！一、二……

「……三！」

我用力踹向剛才鬆動的地方，內扣在發出喀啦的聲音後應聲被我踹開。

不過，因為雪之下往前推著門的關係，她也跟著往前跌倒，我連忙伸出手再次攬住了她並摔到了地上。

然而，這次沒有櫃子讓我撞了，取而代之的是我的背硬生生地撞到了地板。唉唷喂，好痛好痛……。

「……啊痛痛痛痛……妳還好吧？」

「我沒事……你才是，沒問題嗎？看起來摔的很大力呢。」

「小、小事啦，比起成長至今的所經歷的疼痛，這根本——嗚呃好痛……。」

當我沒說，果然不管是什麼疼痛都是獨立事件。唉唷我的背……。

我就這樣哀號了幾秒，在不那麼痛之後才睜開了眼。

——雪之下的臉就近在眼前。

因為我等於是抱著她並朝後摔到地上的，她纖細的身軀如今就在我懷中。溫暖的體溫讓我慌亂不已，出乎意料脆弱的吐息也令人不知所措。

在窗外微弱的光線下，我看不清楚雪之下的表情。而雪之下發現我在看她後，便像是要躲避我的視線一般將額頭抵在了我的肩膀上。

「……。」

「……呃、那個，雪之下小姐……？」

「……還在痛嗎？」

「是不痛了。只是，現在這樣——」

「——那就再一下。」

不料，雪之下卻細聲說出意想不到的話語。

「……可以的話，再保持現在這樣……一下子就好。」

她把手放在了我的胸前，像撒嬌的小貓一樣輕輕地蹭著我的肩頭。

而我吐了一口氣，伸出手攬住她嬌小的肩膀。

——那麼，就在雪之下滿意之前，再這樣稍微賴在地上一陣子吧。

過了幾分鐘，雪之下才默默地從我身上離開。

在適應黑暗後，我可以看清楚她的表情了。但雪之下很快地掩住自己紅透的臉，轉身背對我，不讓我看到她的樣子。

「……雪之下小姐？」

「……剛、剛才那只是意外。是我一時控制不住，總之請你忘記。」

「呃，原來妳也有這種時候啊……。」

因為雪之下一向表現的很理智，很難得看到她有情感暴走的時候。因此現在比起害羞，我更感到新奇。能發現她嶄新的一面其實也挺好的不是？

「……我自己也很意外。」

雪之下背對著我，她長長地吐了口氣，調整自己的呼吸後，才不甘心地喃喃說道：

「真丟人……。」

「……。」

躊躇了一會後，我才抓了抓頭向她道歉。

「那啥……抱歉。」

「……你在道什麼歉？」

「不、那個，怎麼說……我覺得自己也該主動一點，只是我還抓不好距離感。而且這些事我也是第一次，要是做錯了什麼的話，我一定會很想死。」

雪之下聽到後，她默默地轉過身，表情似乎冷靜一點了。

「你說的我能理解，這陣子我也常有類似的衝動。」

「啊，真假？那還真是辛苦妳了。」

「說的輕鬆，也不想想始作俑者是誰……。」

雪之下不滿地埋怨，但她隨即露出了柔和的微笑並輕聲說道：

「不過，時間還有很多。就讓我們繼續摸索吧。」

「……是啊。」

接著，我對她伸出了手。

雪之下眨了眨眼，疑惑地看著我。我有些害臊地搔了搔臉頰，支支吾吾地開口。

「……雖然今天沒什麼機會獨處，但到門口這一段路……那、那啥，牽個手……如何？」

「不，我想由比濱同學她們如果正往這邊過來找我們的話，現在應該快到了。這樣會被她們看到，所以……。」

「……。」

「唉呀，這就是剛才說得很想死的表情嗎？我好像有點看懂了。」

「要妳囉唆！」

我含淚將手放下，可惡！真想把自己關回剛才那個櫃子，這輩子都不出來了。

不過，就像雪之下說的一樣。只要我們願意繼續摸索，肯定能夠將彼此的距離感抓的更好吧。

——我期待著那一天，就在不久的將來。

在那之後，我們果然在往校門口的途中遇到了小町等人。

她們好像有稍微等我們一下，但等了大概五分鐘也沒等到，就決定回到理工教室找我們了。

「要是別的情侶的話，小町肯定是不會理他們啦。」

在回校門口的路上，小町若無其事地向我咬耳朵。

「不過，哥哥和雪乃姐姐那樣子，絕對不可能在學校亂來嘛。所以就覺得應該是遇到什麼意外了。」

「的確是意外沒錯，但真想不到會被關起來……。」

「小町也驚呆了，怎麼會事到如今才發生這種像是戀愛喜劇的事件？真可惜哥哥和雪乃姐姐自己逃出來了，不然的話接下來肯定會是經典橋段呢。」

「啊，啥經典橋段？」

「當然是那個呀！你們逃出來的時候跌在地上，哥哥把雪乃姐姐壓倒在地，然後我們正好回到教室打開燈，當場抓包！很經典吧？」

「……饒了我吧。」

也許是我露出了疲累的表情，小町納悶地歪了歪頭。不過要解釋起來實在太麻煩了，所以我很快地放棄。說真的，這種戀愛喜劇還是放過我吧。

回到校門口後，我們便各自解散，踏上歸途。

而因為隔天是週末，我便花了一些時間，用 Line 和雪之下討論，將這次的調查整理成書面文字並傳給了佐藤。

接著，時間很快地來到了禮拜一的中午。

我慢吞吞地在中庭走廊的販賣機前投下零錢，準備挑選午後的飲料。

唔，就算是 Max，每天都喝其實也是有點膩……所以，今天就決定是這個了！

就在我將冰涼的鐵罐拿出時，突然有人在後方戳我的右臉。

我反射性地像右邊看，但我的右邊空無一人。

隨後，在左邊傳來了天使的笑聲。

「哈哈！八幡上當了！」

「……喔，是戶冢啊。」

我往左邊看，戶冢穿著體育服，身後背著像是裝網球拍的袋子，正露出天真無邪的可愛微笑容。我的心不禁猛然一揪。對啦，這才是我要的戀愛喜劇！好想守護這個笑容直到世界盡頭，順帶一提坤○家裡會都失火，拜託不要再斗那首歌到實況台來玷污大家的耳朵了行不行（註）？

（註：不解釋）

戶冢看到我手中的飲料，他微微地皺起了眉。

「『Max 兩倍煉乳口味』……這個，不會太甜嗎……？」

「偶爾也要換換口味嘛。先不說這個，你剛練習完嗎？」

「還沒有呢。不過是休息時間，就想來買個運動飲料。」

「辛苦了……對了，你的手機找到沒？」

想到上禮拜五的事，我於是隨口問道。

但是，眼前的戶冢卻露出莫名其妙的表情。

「……手機？你在說什麼？」

「欸？你上禮拜五的晚上不是說把手機忘在音樂教室，所以回去找嗎？」

「上禮拜五的晚上？」

戶冢的樣子越來越困惑了。

「上禮拜五的晚上，放學以後我就一直待在家了喔？」

「……。」

「而且，我也不會東西忘在音樂教室呀？選修我是選美術課。」

「…………。」

「八幡？你怎麼呆住了？我看看……好像也沒發燒。如果身體不舒服的話，要去保健室休息喔？」

戶冢擔心地將手摸上我的額頭，不過，我完全沒有心思理會他充滿擔憂的話語。腦中想的，僅僅是——

『不知從何時開始，便有那間教室會出現不知名幽靈的傳聞。那是一個穿著制服的女學生，奇怪的是這個女學生當時是還在世的，也確實普通地上著學並畢了業，之後也從未傳出發生什麼事的消息。但在那之後，還是有許多人聽到或看到以這個女學生為形象出現的不知名幽靈，在午夜的音樂教室敲響鋼琴……』

……仔細想想，那時的确有很多奇怪的事。

像是，如果要找手機的話，不可能會不開燈吧？

就算覺得自己很快就會找到，但在找一陣子卻沒找到之後，還是會開燈吧？

而且，現在想起來，最讓我感到格格不入的，果然是——

「……八幡、八幡？」

「……咦，呃，什麼事？」

「還問什麼事……你發呆了好幾秒，都沒有聽到我叫你耶？」

戶冢擔心的表情溢於言表，他憂心地說道：「我得回去練習了，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記得一定要去保健室喔？或是打給我也可以，雖然練習可能有點忙，但我會盡量接電話的。」

「……戶冢，你平時會開靜音模式嗎？」

「放心！我只有上課會開靜音，其他時間都會把鈴聲打開唷！」

那就這樣了，再見——戶冢揮著手走回了網球場。我只能像根木頭一樣呆在原地，傻傻地看著他的背影離去。

「……。」

楞了幾秒後，我抬頭看向天空。在我頭上的藍天就像是要嘲笑我一般的晴朗無雲，微風徐徐吹來，是個絕好的深春之日。

「……啊——算了，就當沒這回事吧。」

畢竟如果把這件事講給她們聽，肯定又會掀起一陣波瀾。而且那份報告八成也得重打，弄不好的話也許還得再一次親臨現場，怎麼想就怎麼麻煩。沒錯，就當什麼都不知道是最好的。

而且，最主要的是——

「我完全不想管這種事啊……。」

沒錯。

——比企谷八幡，不語怪力亂神。

End.

--

後記：

雖然寫的很爽，但寫長篇還是好累==
那麼這就是小弟寫了很久的偽本篇，希望大家喜歡

這篇其實大概一年多之前就開始構思了，不過隨著果書完結，設定有稍微改一下。像是原本帶著他們的是平冢老師，而一色也沒有跟去。不過果然能讓一色和小町一起瞎攪和的話，我還是想讓她們在一起呢 XD

仔細想想，這次應該是目前為止篇幅最長的偽本篇，雖然當初設想就知道會很長了，但我還是得學學控制字數 QQ

喜歡的話，歡迎去網站上留下心得喔～
不如說拜託留一下吧，我想和各位聊天 T_T

那就期待下次和大家見面啦 88888888

By 思考著火雞肉飯到底算不算雞肉飯的 NothingHeart 2021/2/3